



梅村家藏藁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九

文集二十七

墓誌銘八

勅贈盧母羅淑人墓誌銘

淑人姓羅氏楚之蘄州人贈大中大夫鹽運使盧公首山諱如鼎之妻進士管江南漕務左叅政絃之母也首山於癸未二月賊張獻忠攻蘄誓死設守得正而斃叅政時計偕在都次子級又先期遇害淑人哭號行求收公屍於骸骨撐拒之中以待叅政之還憂勞成瘁不半載而卒得年六十有七蓋公之死則殉城也淑人之死則殉夫也可謂酷矣人猶爲淑人厚幸曰未沒於兵又六年叅政成進士 聖朝推恩其母初以新泰令贈孺人再以桂林府同知贈宜人三以長蘆鹽運使贈淑人 國家十數年間凡有覃慶大典叅政母子未嘗不在褒寵中可謂榮矣人猶爲淑人惋惜曰不及於祿偉業讀其家傳而歎曰天地慘黷生民糜爛閨門煩孺以一身擔拄於室家骨肉九鼎一絲之際豈不難哉當蘄之初被兵也首山之次子級級子晨初從子紳紳子震初皆死而級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

烈又一月而首山及叅政之長子旦初同罹於難。靳黃旣全楚之望，盧氏尤稱忠孝義門。推厥本源，咸出公與淑人之教。至於今，曹江之水空流，宋廟之火久熄，有過中郎之閨而弔其禮宗者，幾與共姬孝娥同其節。極淑人生嘗荼苦，沒被寵榮，烏頭雙闕，且與豐碑。宰木照耀天壤，此史氏所必載而私紀可以弗之詳乎？按狀淑人之父繡軒公官藩府，書記從荆郢，自建昌遷於靳，因家焉。盧氏叅政之大父曰贈大中大夫南槐公，兩家共里，開爲世好。繡軒任俠能文，南槐之弟曰南林，好基酒，尤相善。南槐嘗遠遊而不在，兩人共奕從者，劍首山立於前，南林撫之曰：「兄子也。」請君女以爲婚。羅公笑而應曰：「諾。」南槐至而弗改也。南槐娶於宋，有二子而母見背。公生已五年矣，繼室以李氏，無子，視之如所生。羅氏則爲愛婿，蚤失恃，其周惜甚有恩。紀叅政言之輒出涕曰：「吾外王父之德猶吾王父也。」淑人年十九歸於公，生長高門，母朱又宗家女也，裝送爲盛。淑人慕稿自甘，執數弗御，箴管肇袞，紉治必工，爲人儉而莊柔，而正通詩書，能識其大義，事高堂具有禮法。南槐天性剛嚴，寢門之內懾氣屏息。李淑人雖賢乎後姑也，舅氏之佐簪者，又擬於女君，勃稽語言，易生嫌間。伯兄長姒爲之析產異居。

淑人則下氣怡色，就養無方。二十餘年能奉之以終始，斯其孝可知已。羅氏之饗人膳，羞脯醢，倣王家食官之制。南槐進而甘之，舍是卽投箸命徹。淑人知之中厨，躬自割烹，約水火之齊，醬物珍物必致其美。命媵者奉以饋，曰：「此羅氏羹也。」淑人性不飲，自奉麤飯，無兼味，有潔癖。簞簋七箸必手滌，而几席振拂無纖塵，身親井臼，生殖漸充，僅指百餘計。口賦食嘗御之，以竟終歲，不聞疾言遽色，而內外奉其規程，莫敢陟輪嬉笑者。其家法如此。首山屢躋於鑠院，淑人婉語相勞苦，叅政兄弟就外傳，所以教督之有方，嘗篝燈聽其夜讀。至東漢宋弘傳舉弘，糟糠貧賤之語，以爲訓。又至寇準傳曰：「天下好用寇老兒爲人當如此矣。」得叅政丙子賢書信曰：「若它日所就詎至此？」旁人睨之，殊無驚喜容。退而皆服寇禍之作也。首山自郊徙於城，淑人方盥洗，聞鬼哭愴然，知不保城陷，公被縛矣。已而釋手執叅政之子旦，初昭初扶其母張淑人，以免弟級，則與妻子偕沒。淑人蒼黃散有外戚熊姓者，導之使歸。踰月寇復至，公與於難。二孫別而累昭初乘間逢旦，初遂不知生亡。淑人僵立壞墻之旁，同里顧氏妾者左右之，還之，以其衣遂與張淑人偕脫。嗚呼！此二者孰非天爲之哉？首山以二月二十二日

瘞又十日於江崖而得淑人哭而收之焚以殮亂故不成喪也叅政聞遣西還遇其孥於湖溪之舟相扶歸辰山鄉莊而淑人亦以病八月之二十二日遂革其訣也猶以沒身子手爲幸飯含之夕非淑人避兵時所攜帛中金則不能爲梓叅政言之輒噉然泣墓在蝦蟆湖之秀山原以視土門珠樹林首山藏骨處爲別葬孔子曰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周公蓋耐君子之重其親有其禮無其時不能行也同穴之詩平世之所爲作詎所論於流離板蕩哉夫升陞之復以失狐駢之弔以整若首山公者所謂埋而置揭得土而已此窮於禮者之禮也淑人則猶得歛以時服懸棺而封故其於公也有杞梁同絕之心而援蒼梧不從之義別誌者蓋變文以起例所以著其孝而申其哀焉余嘗泛覽史傳每歎天下大亂女子之死節者其姓名最易爲抑沒傳者蓋千不獲一惟子奉其母婦奉其姑幸而得免者其後門第光顯後人爲之稱述或側見於孝義獨行世家列傳之中而貞姬節母遂以奕世不朽今觀淑人得全而楊氏袁氏因之併著於後蓋造物若留之俾生者絕而復續死者隱而得章必如此始可報首山於九原而啟叅政於身後豈偶然哉余史

官也又嘗使楚於楚事宜詳叅政今宦於吳爲廉吏爲孝子傳曰非此母不生此子然則淑人之必傳於百世無疑也是何可不銘銘曰
 鉅錫源泉兮其流發發爰采香草兮我心則悅石穴洲高兮銅零江小翠
 條霜筠兮停雲縹緲若堂若斧兮出於湖墳三湘之哲兮八米之門釋奴
 龍子兮一日千里伊誰貽之兮母之懷矣斬春大澤兮狐鳴篝火黃巾城
 下兮白骨道左父求死子兮婦求死夫毋使併沒兮天乎何辜我刻斯銘
 兮用昭 愍綸誰曰不見兮後千百世其長存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余嘗覽史傳慨自古危亂之際貞姪孝女泯滅於兵火者不可勝紀間有一二幸而全全而子孫備載其行跡俾後人因其事以追攷其世則夫身殉而名不存者亦得附著焉以顯而此一二二人者天若有意留之不使之併沒如涪州陳母夏安人非其彰彰者平安人今松江郡丞陳君三石諱計長之配而用其子命世等之行狀爲請三石余友也泣而言曰吾妻獲邀 今天子之覃恩以得封而其卒也在己丑年之正月六日是爲張獻忠破蜀後之五歲當吾提攜細弱奔走竄伏於窮山絕簷之中其得脫於

萬一者翳安人追勉摭持是賴今計長竊祿此方諸子克有富宇而安人年已不待詩有之將恐將懼惟子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子惟仁人君子賜之不朽之一言庶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余因諾其請爲之銘按狀安人夏氏其先以宗人故冢宰諱邦謨爲望姓而癸未進士員外郎諱國孝之孫女也父可淇諸生母趙氏嘗病已革安人刲股肉進以愈年十七歸於陳樂城令諱某郡丞君之大王父也樂城有母曰劉太恭人年八十餘矣蜀道遠而樂城初仕母老不能從行樂城之配曰文恭人請留安人長跽請曰吾舅萬里遠宦姑不行無以主內政太恭人晨皆定省則新婦事也蓋涕泣固請而後許久之劉太恭人以無疾逝先期君與其叔與兄以公事不得已於省會既聞訃而望國以哭則安人已隔而成喪自餘閭閻之莫以及於浴衣含玉附身附棺終事畢舉樂城歸而詢諸左右長御知大小欽無遺憾者乃聚其弟若子以泣召安人前而勞之曰若有大功於吾陳氏安人遜謝不敢當初君之舉賢書也少嘗上南宮一再不第歸同輩多卒業於京師往往得官自樂城亡後秦楚有寇難蜀道梗君猶豫不成行獨坐恒拘憊自歎安人寬譬之曰人生窮達會有命母在君奈何以身

蹈不測且吾幸有先人餘祿以娛奉甘旨不亦可乎君從之得之一意間居養志與其兄推財讓分遇凶札則傾囊橐以賑貧宗親里黨凡皆安人贊之也文恭人病目醫言得人血可治安人潛刺臂出血漬之不使姑知

文恭人臨歿試曰吾昔者不能視吾姑飯食以累汝今吾二子在膝下而獲歿身汝于夫何憾西土將亂諸孫少汝必勉之安人泣而受命嗚呼亦可謂之孝矣安人生於丁未之六月十七距其卒已丑春得年四十有二

卽以其月權厝於涪南三里馬援壩之陽有六子名世維世命世德世輔世壽世皆庶出孫一幼未名也安人能訓長異室恩踰所生諸子亦克盡其孝名世與輔世以貢爲明經命世中庚子四川鄉試餘三人諸生所娶

皆名族初文恭人之喪也君望子姓避賊自涪走黔之婺縣同年生西充李乾德雨然者懷其偏沅巡撫節間行歸家亦抵婺相抱慟哭李公者智略士自其在沅中數以計破賊戰不利而後走既入蜀聞西充陷其父被殺益憤結思報而與君相知謀起事以距獻忠安人從東廂微聞其語既

入亟戒之曰李公重臣君父遭大難義不可以沒沒君儒者未嘗居官任事其材與地六非李公者比我聞諸先姑居危邦愼毋爲世指名因願視

諸子曰君獨不爲若等計耶君出而盛推讓李謙言已不足共事者李亦知其意不復彊而敬君長者謀以妻子托之安人與君參語許諾喜曰李公不負國而君可不負李公其勝於從李同死者多矣其後李公沒於兵而君以免室家完其第四子德世爲雨然壻李氏弱息實賴君以存然後知安人之言不徒以爲其諸子也嗟乎豈不賢且智哉安人之厝也以亂故禮不備三石之言又曰獻忠躡蜀棄軀之不葬者高於巴陵之堆吾妻得土爲幸詎敢謀諸梟桀然以吾之流離自首諸子僑於異邦它日者歸塋先恭人之壟以爲伉儷謀同穴期尚有待惟卽藪宮告哀西望嗚咽於魂氣之無不之而已余曰我聞楚蜀間好爲哀些之辭今陳氏之速銘也語多惻愴請變銘體而系之歌曰

涪水潺湲兮涪山嶺虎豹嗥兮風雪孱顏從夫木末兮哺子草間黃雀啁啾兮猿猴以攀丹楓隕葉兮血淚斑斑苟盡室之可免兮一身奚歎彼巴姬之何辜兮委骨江邊幸坏土之猶在兮從姑以安念夫君之遠道兮匹馬征鞍倘夢魂之可越兮甯愁聞關亂日已焉哉伏波駐兮銅柱難銅柱難卽馬援壻馬鬣封兮西風寒望不見兮涕汎濶尊羹兮郵筒鶴唳之水安人葬處

兮啼鵲劉赤甲兮石刻銘辭兮千年

白母陳孺人墓誌銘

金陵有二白曰明經夢鼎孟新孝廉夢熊仲調天下之賢士也二白之母曰陳孺人亦天下之賢母也孺人以月日卒二子以父奉享君諱某之藏祔於大父卜某阡以別葬而屬誌銘於余余與二白有三十年游講之雅今年春仲調相遇於吳興古者朋友之親之喪遇諸道則爲位哭余因以追敘三十年來死生契濶凡人子之憂及其母與母之不保其子者多有之矣以吾兩家遭時多難生事死葬僅而獲禮余衰且病猶得執筆誌白母之墓不綦幸乎孺人之初亡也大司馬合肥龔公爲之傳余與龔公交於二白者皆最深龔公已詳述孺人之內行余將何以加諸無已請卽其傳釋言之可乎孺人縣尉陳君忠肅之女忠蓋官於閩而卒子幼自以長女代其弟奉母以奔父喪年二十而嬪於奉享君奉享之父曰敬亭諱某元配張孺人早亡孺人酒漿滫瀡盡婦禮惟以不逮事其姑爲恨敬亭歿執舅之喪如其父事繼姑屬孺人姑有女出己奩爲之嫁姑病奉湯藥滌廁踰以將護之屬孺人歿執繼姑之喪如其姑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傳之所以稱其孝也奉亭好狗親友之急不以無爲解孺人所生二男四女家又遭兩喪拮据拮据匪朝夕有勸以家貧罷二子治制舉業者不肯聽曰子苟讀書知禮何憂貧盡斥簪珥以爲束脯資詩曰何有何無勉求之傳之所以稱其勤也孺人訓子女以下逮僕御終其身無疾言遠容奉亭君病焚香告天曰是有人父之責於其祖父願以妾代某之身奉亭竟不起孺人號呼欲以其身殉念孺子無以成立則茹齋脩竺乾之教者四十年勉二子以力脩乃父之志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傳之所以稱其義也余覽范史之傳黨人也先書黨人之母夫爲人母未有不痛念其子者也子以義死其母許之且告以死而無憾若此者爲黨人難爲黨人之母亦難當阮懷甯由逆奄之餘孽乘國難以竊政脩二白生夙昔執言之憾而下之獄孺人聞二子之被收也色不變將誓以俱死而加慰勞焉然卒以免嗚呼宗社而既屋矣爲僉王者身敗名滅一二正流或以喪亂得全君子於斯時也未嘗不以黨人之已死者爲悲而不敢以黨人之不死者爲幸惟取賢母之壽考令終歸諸天道之可信而已白母之偕二子以免也踰七年而仲調舉於鄉又二年孟新貢入太學母年八十健飯

無恙嘗以仲調罷其南宮薦孟新有事於廣陵母感疾危喞而二子皆未歸意中不能無戀戀者既而脫然愈是冬也仲子歸母歡哈竟日爲加餐卒之夕偕寡女談笑如平時漏三下就寢俄起坐不言女亟呼二子母持伯子手摩頂仲子抱母坐家人泣搖手止之遶而念佛母西北向正色脚跌而逝此其臨終正定淨土往生辨證無疑者余聞之不勝太息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觀白母之灑然坐脫何其有類吾母乎吾母朱太淑人奉佛受戒者三十餘年白母年八十吾母年亦七十有七其終也三子環侍戒勿哭吾母親見幡幢前導諸佛受記而去具載往生錄中嗟乎余亦黨人也當二白獄急時引繩批根余自知將不免嘗恐聞此憂吾母不敢以告無何大亂奔走流離事定庶幾奉兩尊人以終老而不能已於北行吾母握手長訣傷心母子俱大病恐遂不復相見比蒙 恩歸里再奉吾母七著者五年親視飯含終天無憾者皆出於 君父之賜其視兩白生之終事其母者實同有厚幸焉余既已銓次龔公之文又念三十年故交吾母猶若母故質言之以見兩家慈孝之道爲無愧爲之序而銘曰
子才也優僉夫是仇伊我母之憂母曰何尤百祿來求子行也壯四方是

夫之孝匪其母之賢不及此於是楚先奉餘姚公之命實來請銘偉業讀其狀有感曰河上之歌不云乎同病相憐此余與楚先之謂也夫悲者不可爲繁獻憂者不可爲歎息聞吾友之哭其母余能無潛然承啜以追痛吾母乎當世祖章皇帝之十載詔舉遺佚偉業與楚先爲同徵是時吾母朱淑人年六十有九善病長恐不復相見吏趣上道急母子日涕泣目盡腫旣抵京師與楚先言而嗚咽楚先亦泣然曰人孰無親卽吾母未嘗不善病也余曰君父子同取甲第父處子出於道爲宜君之母少於吾母者一紀及君仕宦之成將母未遲也此豈我所得而同耶歲月而往追惟友朋夙昔之語戚戚未嘗有忘今日者執筆誌安人之葬不自知其傷心而盡痛也安人七歲通孝經兼工輦裘箴管旣長代其母以撻括家政年十八歸於王事君舅震毅公君姑張孺人盡婦禮餘姚公出爲叔氏後所後之母戴年少勵苦節安人左右就養能得其歡心餘姚公窮諸生也束脩羊不足以具甘旨又不能謝賓客之過從朝夕所給咸出安人十指中撫育諸子辛勤教督有機杼佐讀之勞有麤糲不飽之苦旣貴辟纒布素如平時斥衣食之餘以恤嫻收族親舊之窮瘁者咸以爲歸遇媵妾御

向伊我母之望母曰無恙歸來在養其生也有基其死也有歸遭時孔難
罄無不宜若此母者垂百世其奚悲

王母周太安人墓誌銘

先王制禮後之人有進而加隆者其惟母服乎禮家云父在爲母齊衰期
者屈於其尊也今執母之喪不得以二尊之故稍有等殺雖然禮甯爲其
過無爲其不及古者禮不足而哀有餘今之禮猶古之禮今之哀不及古
之哀也古三月而葬父在而葬母者其父以妻之道行之爲之子者衰服
面深墨徒跣引匱扱衽雞斯以申創杖之痛若此者其服不同禮同孝之
至也今之人於致哀之道其果能盡歟否歟如吾友刑部郎中海虞王君
楚先葬其母周安人者斯可謂之能哀矣乎楚先與父餘姚公喜廣同舉
進士楚先筮仕十餘年旣以親老得請餘姚公方在養而安人見背楚先
將以月日封北山之新阡在餘姚公則葬妻也楚先則葬母也君子竊於
此觀禮焉禮先殯而後葬安人之葬也先期楚先奉匱車以祖載柳池牆
娶四面有章屋帟加黼罔不盡飾主人袒括髮拊心辟踊自家祖塋匍匐
而號者數里內宗外姻四方之來觀者數百人皆爲歔歔出涕且曰王大

天之孝匪其母之賢不及此於是楚先奉餘姚公之命實來請銘偉業讀
其狀有感曰河上之歌不云乎同病相憐此余與楚先之謂也夫悲者不
可爲繁歔憂者不可爲歎息聞吾友之哭其母余能無潸然承暎以追痛
吾母乎當 世祖章皇帝之十載 詔舉遺佚偉業與楚先爲同徵是時
吾母朱淑人年六十有九善病長恐不復相見更趣上道急母子日涕泣
目盡腫旣抵京師與楚先言而鳴咽楚先亦泣然曰人孰無親卽吾母未
嘗不善病也余曰君父子同取甲第父處子出於道爲宜君之母少於吾
母者一紀及君仕宦之成將母未遲也此豈我所得而同耶歲月而往追
惟友朋夙昔之語戚戚未嘗有忘今日者執筆誌安人之葬不自知其傷
心而盡痛也安人七歲通孝經兼工輦褰箴管旣長代其母以摺摺家政
年十八歸於王事君舅震毅公君姑張孺人盡婦禮餘姚公出爲叔氏後
所後之母戴年少勵苦節安人左右就養能得其歡心餘姚公窮諸生也
束脩羊不足以具甘旨又不能謝賓客之過從朝夕所給咸出安人十指
中撫育諸子辛勤教督有機杼佐讀之勞有蠶繭不飽之苦旣貴辟纒布
素如平時斥衣食之餘以恤嫻收族親舊之窮殘者咸以爲歸遇媵妾御

臧獲皆有恩紀於里巷則給棺槨施醫藥五十年依佛氏之教焉其晚歲也訓楚先以居官清謹不欲仲子之與物爲競又使之乘時鼓勇以自進於功名其賢明識大體如此楚先追念生平艱難龜勉之故而痛其母之卽世故哭之尤加哀焉嗚呼吾父亦窮諸生也吾母之事大王父王母以孝而教三子以成立其仁勤莊儉之德實有類於安人而偉業之事其母有媿楚先固已多矣自古賢人未有不顧其夫若子之富貴而富貴之無媿者尤難當吾父之有聲塲屋屢試不收而祖母湯淑人已老家貧無以爲養吾母爲余言之而泣余幸弋一第竊喜有以慰母而終有憾於吾父之不過也今王氏父子一朝竝舉南宮薦安人之於其家也宗族親黨前爲壽可以爲貴盛矣人子之事其親孰有加於此者乎若夫遭逢世故進退維谷之日在楚先欲以完節畀餘姚公可出身爲門戶計而余於大義不得援此以爲解自恨於當世無毫髮裨補徒以羈愁病苦之餘累吾母之倚閭長望而貽之以晨夕之憂然則余之有負子職者捫心慚汗終天而已矣沒齒而已矣以視安人母子詎可同日而語哉安人卒於康熙丁未四月十四日詎其生年丁酉八月十四日春秋七十有一子三人長禮

卽楚先也刑部郎中次漢丙午舉人次清殤女四俱庶出楚先娶徐氏漢娶范氏孫九人奕棠雲槎澧出也世業雲槃雲聚雲雲梁雲樞雲藻槎出也奕棠雲槃皆諸生孫女四曾孫男三安人之七十也楚先奉 恩命以歸養再踰年而安人以卒嗟乎人子莫大乎親視飯含雖以余之不孝藉 國恩以終事吾母庶幾稍有以自慰禮曰五十不致毀又曰父在不爲母減性楚先之爲孺子泣者亦可以有節而不至於毀瘠乎是亦母心之所以卽安也已爲之銘曰

哀也可以無客言也可以無文是少連之居喪而在乎虞仲之城翳賢母之善貽兮用不匱乎斯人烏目其嚙兮尙湖以清我爲此銘如燕雀之廻翔兮鳥獸躑躅而啾鳴噫嘻乎悲哉石以永存

潘孺人墓誌銘

吾友鄉訃士祇謨狀其母黨潘孺人之內行來告曰孺人姓潘氏常之宜興人翰林簡討孫衣月自式之元配也衣月將以月日葬其父母於龍蕩之新阡而用孺人附吾子旣許銘其大墓矣敢并以請且曰孺人之父湖廣都司叅軍文臺公祇謨之外王父也文臺以周孺人生二子三女旣成

立矣吾母則長女也周孺人晚又一舉得二女其一孺存者爲最幼以此絕憐愛之當吾祖之以憲副治九江也吾父率吾母以從文臺公方隨牒官雅州道出九江周孺人攜女與俱生八年矣吾母見而留之曰蜀萬里遠宦雅州又處蠻箐中妹方在提抱請爲母鞠之以待母歸可乎周孺人曰吾哀此兒尤小不忍去左右雖然吾老恐不及見其成也事姊猶事母他日爲我擇婚處於郡城以相近終且累汝母笑而應曰諾越二年文臺公還自蜀抵荊州而周孺人卒又二年文臺公亦卒疾已革召吾母至榻前指女弟托之且理周孺人前語吾母唏噓受命以此孺人育於鄒氏又曰吾鄒與孫之先有道義之雅故世諦姻盟先姑之歸封簡討公而生五子也以衣月爲長吾祖奇此甥而愛之曰宅日且早貴孺人之依吾母以居也爲人和而莊進止皆有禮節先姑之歸甯也與吾母相愛孺人以女之道事吾母卽以姪之道事吾姑姑相謂曰長甥而所愛也盍以而妹爲吾婦乎母若謙言不敢當者姑進曰君家兩尊人之命不云乎近伯姊爲幸吾家雖貧如其近則莫予若也已母乃訪於潘氏而後從之婚之夕衣月來逆內外姻交賀喜其得所歸也吾母施衿結褵持其手爲之泣痛父

母之不及見也旣貴以 覃恩與其姑並受封乃請於衣月願同過荆溪展父母之墓潘氏自戶部郎直軒公爲馬鬣封而文臺夫婦從焉孺人之至也宗親會者車數十兩孺人翟裼副編環珮之音粲然里媼長老聚觀太息有泣下者吾母聞之喜且悲曰吾可報江州之諾矣逾三年孺人以病歿於京師年僅二十有六生一子曰賢今長矣爲諸生孺人之有京師行也別吾母如有慘戚不自持者旣而訝曰得無有不祥乎其赴也吾母追念外家與先姑遇而哭之加慟今先姑亦已亡矣庶幾得子銘以兼慰吾母焉余曰婦人所難者貴而有子孺人有子與女矣其貴又早貴也而竟天歿不有命乎周孺人之歿荊州也載輶而歸孺人甫十齡委衰行哭道路皆哀之今孺人之葬有賢也爲之主同姻畢至於終事亦未爲不幸也許士之來速銘也述衣月之言曰詩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吾有事四方而孺子也長姑就一坏以甯其體魄今日之禮吾知痛吾親焉爾顧於妻亦有傷心者惟其得祔於姑反哭於寢爲無憾而已矣余爲春秋之紀卒葬也內夫人外夫人皆書外夫人之喪或致或不致其葬也或日或不日則各就其赴告之詞以爲詳略今吾於潘孺人之內行所不得而詳也

而許士爲能文家且以骨肉故紀其事爲甚備嗚呼狀則旣以詳矣誌又安得而略諸此余所以徇吾友請而合於春秋之意也爲之銘曰

蘭芝猗猗兮生於谷中孰滋而培之兮不必於其土孰萎而落之兮不必於其風惟榮華之長在今芬芬襲襲於無窮噫嘻是爲孺人之幽宮

孫母金孺人墓誌銘

余嘗登虞山筍將而南見有城佳哉面勢爽塏左岡右阜拱伏蕃置中爲馬鬣封焉土赭而不槩木榮而方遂簷堂三楹中唐置璧壙周以完詢之余門人孫孝維藩所以葬生母也前數武巨石斗辟下瞰百仞有介邱隆起乎椒霜樹相錯如繡曰吾谷乃孫氏之世阡而茲山適攬其秀凡湖山丙舍之勝專之於孫氏矣孝維晨過我踞而謝曰夫子幸謁先孺人隴以不及從爲戾某渴葬吾母懸綽之石未有刻辭敢請余日諾按狀孺人金氏常熟人其承事方伯公也贊女君黃夫人羞鬢於舅中大夫進止有禮退而齒同列鉛澤不華箴管必飭酒漿是潔巾悅以時從宦粵邸而生子粵東多珠璣翡翠象犀荃葛孺人不以私其橐方伯公疾孝維甫羈貫嘗抱著膝方伯念困劣不能自還哀此兒尤小撫之泣下孺人淚承睫銜悽

用好言相寬不以孺子未立增其戀戀心方伯捐館舍冢嗣司李君持門戶遇異母弟有恩紀孝維修弟道甚恭友愛無間閨門雍睦由兩母氏之教焉孝維就外傳孺人訓以儉德庀治家政僮御案息中外爭多其賢及病泣語孝維曰自汝君母黃夫人歿吾屬助簪者三人其有子而貴禮有從而致隆者也無子者不附吾幸育汝願得身先騶螭蟻以下報黃夫人於地下俾知孺子有成惟汝大墓兆域未定吾瞑汝當規尋丈亟塋孝維涕洟受命余惟禮古不合葬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季武子曰周公蓋祔先是方伯公已營高敞於山之陰以形家言改卜而孝維承母意不及俟先君於窀穸乃距祖阡里而近貞龜維食葬前之一夕孝維夢孺人趨而來曰某所有文杏焉可以馨吾骨矣旦而詢諸負土者則其處在宋元日故嘗植杏萬株爲維摩講舍之西辟垣而宮以杏顏之今墟矣人猶有識者嗟乎孺人之靈其妥斯土也筮襲於夢異哉孝維卅歲從余游實受命於其母雖無閨門之語而長御傳道以孺子在幼惟長者扶而植之其誼淒甚至閏二十年余已成寢墓而孝維雅自樹立克襄大事可謂無負於母氏也已用徇其請而爲之銘銘曰

湖水連兮楓葉丹凌風去兮乘雲還植文杏兮棲鳴鸞子千億兮仙根蟠
刻茲石兮永不刊

亡女權厝誌

嗚呼此我之仲女而陳之介婦卒也以難故歛於屋之小寢無主哭父撫
之始受含乃卽其地爲菴宮俾朱書甌以識月日日女生於京師在震而
母郁淑人以哭下殤子遵疾彌月而瀕於殆其產也萬無母子俱全理屬
有天幸無害竊心喜雖女絕憐愛之知星家日是其長必貴十有一歲而
郁淑人卒躡踊如成人祖父母手加鞠育婉孌得意旨知詩書工箴管遇
姊妹以恩待上下有禮法陳海寧大姓也今相國初在翰林與余同官其
生子女也又同歲相國之父中丞公以請婚年十八始禮成歸於相國子
孝廉容永字直方時相國守司農卿而直方北闕得舉施衿之夕以高門
勉之旣饋而翁姑交賀曰此賢婦也司農再相未一歲用言者謫居藩陽
取最少子從其二在南獨留直方京師以絕塞遠饋衣藥通音問居中爲
調護余時卧疾遭總麻慘戚戚不樂直方虛左邸迎以歸相國疽發背舍
中兒多南下直方孱然膏粱少年也從一醫一童子出關踰千里絕跡無

人地以省父余與之立馬門外女泣而送之已而相國召入京爲宿衛視
舊人在諸子法當從會余丁嗣母喪女執手訣曰兒從夫長作京師人矣
父老病無意復出兒非有事不得還江南因慟哭嗚呼孰知其天死江南
欲長作京師人何可得哉當相國再以宅事下請室家人咸被繫直方在
外舍未就執得以其身變服省視塗炭奔走見者殆不復識女盡心欣助
具橐餘忝消息寄帑主費所以擗挂萬端勞不見恤或反以之受譴讓無
怨色獄旬月而後讞全家徙遼左用流人法不得爲前日比獨子婦不在
遣中相國命將幼穉歸寓書余曰吾子女不少患難苦辛惟有容兒夫婦
耳嗟乎陳氏家方隆盛時子弟厚自封殖卽難作而室中裝爲在南者分
持去相國母夫人於武林聞之曰四郎無私財若妻子何女歸舟中舉一
男名之曰環志環召也抵家住空舍中支一鼎以爨手脫傳璣珥市棗栗
以上太母曰兒貧不能與伯叔矧比也直方右目眇於律廢疾者贖女時
省余東滄聞之喜曰吾爲貴家婦以有此苦若骨肉幸以完當僦居父舍
傍紡臬作活也未幾海警急京江陷北信不至州人一日數驚女積憂勞
久病咯血返而就醫郡城余憐其無依父子嘗相守二女甥四五歲頗慧

黠長者教之禮佛祈直方早歸女凝視長吁曰汝父不還矣余訝問故曰
吾舅姑已行若止一子以贖論易耳餘株送者盡室在南安坐無行色部
檄屢不前事且有變變則禍重至渠何以獨免乎居兩月果有後命女病
已憊聞之憂且悸嘔血數升遂以是卒當中丞初以婚請余難之曰物禁
大盛陳氏世顯貴庸我耦乎其言二十五年而大驗女生於丁丑七月二
十八日卒於庚子五月六日卒前二十四日而直方在京師與諸兄弟竟
同遣云余曰陳氏之歸未有日其權厝也於法不當銘然不可以無識也
變爲招魂之詞以哀之曰

木葉山兮雨冥冥蘆管吹兮悲風慘慄之中人伊巖關之截薛兮虎豹以
狺冰雪皚皚兮恨黑水之無津問華表之奚歸兮鶴告余以不聞生與死
其終弗見兮噫乎寥廓於重雲越有岑兮江有泝魂歸來兮從汝母奠椒
漿兮漬茲土依佛火兮救諸苦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九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五十

文集二十八

墓表

卓海幢墓表

公諱禹姓卓氏字肖生別字海幢浙之瑞安人明建文時戶部侍郎忠貞
公諱敬靖難不屈死與方正學俱夷族其子孫有脫者流寓仁和從外家
之姓曰宋氏萬曆中鴻臚寺鳴贊公諱文炎忠貞之七世孫也始以仕顯
復其姓人遁知忠貞有後矣鴻臚娶於孫氏生公公之從兄弟曰爾康字
去病日發之字左車俱以文章負重名知交傾東南而公亦雅著才望時
人莫能定其優劣蓋仁和之卓始大去病博學好屬文而左車才辯穎悟
兼通佛理其所持說雖碩學名僧莫能屈公傾心好之日夜叩擊不倦乃
同爲北游居京師五載屢試於鎖院輒不利歸而讀書武康山中益深究
爲性命之學先是公弱冠便有得於姚江知行合一之旨姚江重良知頗
近佛氏之頓教而源流本殊後之門人推演其義以見吾道之大於是儒
釋遂合公既偕同志崇理學談仁義而好從博山雪嶠諸耆宿請質疑滯

雖發自左車要本其師說然也公之爲學從本達用多所通涉詩詞書法無不精詣卽治生之術亦能盡其所長精彊有心計課役僅隸各得其宜歲所入數倍以高貲稱里中客謂左車曰君與君之兄同講學而獨以貧者何也左車曰白圭之治生也以爲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學吾術終不告之夫知仁勇彊此儒者之事而貨殖用之則以擇人任時彊本力用非深於學者不能辨也今余之學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爲善里中嘗斥千金修橋梁之圯壞者歲饑出困粟所全活以百數彼其於吾儒義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說深有所得豈區區焉與廢箸鬻財者比耶旣而公之子辛彝用高第入爲秘書院編脩公胎書教誡之所以脩身心勤職業其道甚備嗟乎富而不溢貴而不驕左車之言益信而有徵矣夫忠貞之裔湮滅不可知者二百餘年而去病左車與公三人者始以文章發聞於世可謂盛矣而皆不能得一第去病左車竟淪沒窮困以死論者且謂天道之不可信而公卒以其子貴享後福然則天之所以厚忠貞子孫者詎可量哉當方正學收族之日一二賢者竊其幼息以免忠貞遺孀得脫史雖不載其事保舍匿藏要自有人今

正學之世未顯而卓氏遂昌亦可見忠臣之必有後足以慰諸人於地下矣嗚呼忠貞之德可以百世而公能上繼祖烈下啟來胤苟不書其行事以告天下則無以昭示乎後之人乃鑲諸墓石公二子長彝卽編脩君也次方清庠生公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借元配張孺人合葬墓在武康縣之河圖村妻東吳偉業述

保御鄭三山墓表

余嘗讀戴元滑嬰甯傳見其人粹然儒者又好爲名僧者宿之游蓋自疵癘天札刀兵水火之並作善醫者非原本儒與禪講求乎天人性命之故俾人聞之者心正定煩惱破除則其藥石之所奏不足以發膏肓而理癰結求諸今人若保御三山鄭君斯近之矣鄭之先始於司空公爲宋天聖間名臣建炎南渡武顯大夫有扈蹕功賜田松陵子孫習外家李氏帶下醫遂以術著其別祖之顯者在宋曰學士忠惠公丞相忠定公在元曰所南高士君堂構於程朱之學和緩之技咸有師承相傳五百餘載爲士族爲名家君自少攻詩書鍼言行早孤居喪能哀仲兄病剖肉以進人皆曰鄭氏有子長身美鬚鬢溫良樂易一見知爲通人長者其於醫也發揮精

微行之以誠心惻怛名乃益起千里之內鉅公貴游輻輳接踵書幣交錯於庭君造請問遺無虛日寔人踴躍僕行過者手注善藥以去視之必均性不喜入官府有願交者必見重始終不干以私居常刪食疏爲章程然中廚日具十人之饌高人勝流明燈接席評騭詩文書畫爲笑樂子弟守循牆之禮端拜詳視得義門之餘風修先祀以收族婚必告喪必計周恤具有恩紀宗人農部公庶子自其沒後始生鞠育教誨之者備焉同里負重名者曰楊徐兩先生身殞家破所知皆亡匿君非前有一言之托以已子女其子孫女其孫處田宅謀膏火成就其門戶徐之長子孝廉屏跡山中不交人事嘗抱病且困君急拏舟往訪見突煙不起奄然壞絮弊簣中爲之泣手和藥解衣易粟割半瓊充卧具孝廉乃張目能視起而錄其事曰更生他若指困憫寓公之急推宅慰謫宦之窮爲弼路人脫驂舊館不可悉數此其儒行之坊表者也君事雲棲蓮池和尚爲幅巾弟子於武林石公爲同參晚扣擊於張司農靜涵居士以研究法乘有弟曰士敬余同年生襲浮屠服以避世講道論藝學者奉爲經師人師君朝而率其孫櫛聽士敬演大易一章夕而偕士敬從靜涵受般若妙義所居杏圃西近

永定舊剎名賢古德所遊處傷其蕪廢揮斥數百金擔荷修復偕曹村相國結同善之會誘掖勤懇施者全集君嘗謂人上藥養性中藥養生醞酬以爲參苓樞椎以爲箴砭去其陰憂疊惑之疾予以歡喜利益之方彼且恣然汗霍然已我則不居功不尸利富者教以營像設飯伊蒲貧者教以掩骹豁恤穀卵皆不期而至不速而成年七十餘矣三春而眠雞鳴而起捐捐然若有不容自己者畢餘景以護末法回塵勞而入種智飾巾正定知命篤終末後證明歸諸解脫緇素合掌讚歎一以爲醫王一以爲長者此其禪觀之撈籠者也余每見世之士大夫困於更徭賦役之煩在杜門學佛者爲尤甚卽其親黨故人義相收恤者不能驅勉飲助而營齋利生恆拙於力之所弗及若其棄家室毀容貌雖或大人長德其徒相與敘統系爭壇壝以屈辱之庸見俗媼見其疏經詮教規矩疊苦難知而避之若浼不得與一知半解者同其利養是儒者窮儒而禪者九窮醫獨出入儒與禪之間其地位可以權巧其交游可以牽勸故急難死生捐金援手伽藍塔廟鳩財庀工在今日唯醫之力饒爲之顧獨難乎其入君則其人與術相值而適會乎其時願力迺有所成就然則通儒與禪之窮者莫如

醫又莫如我三山之爲醫也嗟乎苟不爲三山士君子之不振於斯世可勝道哉余與君爲中表往來游跡甚多間嘗記其一事登靈巖共謁吾師柏庵柏庵乃楚魚山熊公也楚有何先生者在坐先朝爲淮南倖囚疏寓其土而過吳徒步訪師師命寓君舟還郡遇山邨君登岸端返出十金曰此村人所以資藥囊願以爲何先生壽何先生之過吳也因故人爲吳令不得見因甚藉君金裝以歸夫以余所偶見如此則其不見者可得而推矣若三山者今復有其人乎君諱欽諭三山其字晚自號初曉道人子二長其亮次之洪亮早世之洪能養志先君四年以卒余所表其墓曰鄭孝子者也孫櫛醕謹有學行能世其家余既論次君行事進而求之所南先生似乎首陽柱下之不同然君子之道或默或語汨泥揚波蓋所以救世也歸潔其身而已矣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南有焉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三山有焉所南之書埋之絕壑之下君之碑刻之高原之上後三百年當有知其人而爲之愴歎者是爲表

先伯祖玉田公墓表

傍石湖而西不半里爲梅灣余伯祖故福安縣縣丞玉田公諱諫之墓也

余家世鹿城人自禮部公以下大參鴻臚三世皆葬於鹿城公爲鴻臚長子次卽贈嘉議大夫少詹事諱議余祖也又次則諱誥偉業四五歲曾及見之老且貧衣食於卜肆余祖嘗抱偉業於膝顧叔祖而歎曰爾知吾宗之所以衰乎三世仕宦廉吏之橐固足以傳子孫爾伯祖實主其柁用之爲飲食裘馬費產遂中落余與爾叔祖庶出也少孤故皆貧余祖亡後祖母湯孺人每談及鴻臚公時事輒言嘉隆中鹿城有倭難伯祖自以私財募兵千餘人轉戰湖湘間兵敗左右皆歿得一健卒負之免家遂以破其遷吳門也買一故宅起廢磚下有巨穴見金繩絕棺朱砂題畫迺故王公葬處以是邑邑不樂得病死有子而殤一女不知女誰氏吾家自移婁東彼此不往來四十餘年矣偉業後十年成進士於吳門遇三山鄭君曰余姻也詢之則三山之兄曰某者爲伯祖壻余姑尚在也偉業乃具禮幣拜見則年已七十三泣然泣曰猶憶會鴻臚公葬時曾到鹿城見二叔今已六十年不通家問二叔謂吾祖也歸而告吾祖母湯孺人孺人泣吾世父與吾父知之亦泣泣年六十始識有伯姊也相率至梅灣墓下再拜哭且加封樹焉嗚呼甚矣吾宗之衰也自曾祖以下不三世婁東去吳門不百

里而門戶凋落子孫分適他國吉凶婚葬訖不相聞卽梅灣之一坏土使非有鄭氏者識其故處則蒿葛蒙蒼狐兔竄窟遠墟深莽之間若堂若坻者忽焉過之且不知爲何人之墓而何以示子孫惟有刻詞於石表之於所以明鄭氏之德而識余之愧俾後之人知宗法之宜修也吾姑後三年以卒有二子以其一從吳姓主梅灣之祭附葬者爲繼伯母查氏而殤子諱 冢在其左其陸氏從葬則吾姑生母也元配伯母 孺人先伯祖幾年歿猶葬鹿城云

誥封吳母孟恭人墓表

古卿大夫之獲內助者匪僅國政於軍旅有裨益焉詩秦風之詠西伐也用武之道備矣終之以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君子讀而歎曰美哉此國之所由興乎自昔運會之將至精明強固之氣不獨男子也閨門婦孺交相勉勵踴躍於軍興之會繇今觀之若吳母孟恭人者其事大有關於民生國故可以墓門之石弗之著乎吳氏山陰大司馬之族世爲著姓後遷遼之清河恭人清河指揮使德清孟公之女其嬪於吳爲贈中憲大夫越川公諱某之冢婦今御史按察司使匪躬公諱執忠之

配而知無錫縣事與祚字伯成之母也當 國家王業始基吳氏孟氏實共執橐鞬以通婚媾恭人事其君舅君姑腆洗必豐箴管必飭遂以孝聞匪躬公好結納狗然諾不問生計恭人篝火紡績資給之無乏處危疑之時爲親黨畫可否多中越川公曰微孟氏婦無以甯吾家逮乎天下大定匪躬公出牧畿縣入握西臺官守言責恭人之助居多最大者無如閩漳南楚西山之二役公之由御史出參政於閩也漳南首被寇我師之調集者數十萬共倚喘喘弗及恭人內率其媵妾廉從外命其縫人膳宰竭晝夜以就功於是乎縵纓鎧扞登笠革鳥所以犒士也稻醴梁糗牲牷簠牽所以醴兵也皆取諸宮中而給之勿以累民且亟謀諸公曰嗟沿海之人誑誤於賊者非下令招之諭以禍福將惶惑無以自歸諸將之執俘者萬數 王師弔民伐罪此屬誠何辜亟宜請 王命脫其縛暴露也爲之居餼芋也予之食此離也還其親屬俾得保聚公如其言行之恩及一道矣楚西山者暴師於窮箐絕坂之中人負斗糧十日而後至三軍之告匱狎聞公方受命督楚餉憂之不知所出恭人策曰亟發取府之緡錢藏帛吾率執鉞之屬紉爲繖囊用襁負於軍所士賴以濟嗟乎此二者皆所以佐

軍也而恤民寓焉漳南之資糧屏屢既民不知勞若西山則驛驛固不免矣然使羣有司之在事者一推以恭人之心則楚人不至重困而當時如我公者不多見也噫嘻恭人之賢豈不難哉恭人三子長伯成也次興基又次興都伯成凡三娶元配韓氏繼李氏再繼以孔氏生子幼未名也仲娶於于季娶於萬各有子一人孫女共四人其許字皆名族恭人年六十有七墓在京西之山原曰龔村其細行詳於幽堂之銘故不載初伯成令無錫而恭人南就養將車都亭威儀甚盛踰數月辦嚴北發伯成牽裾請留母正色勉之曰魯敬姜之教其子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我孟氏也有弗聞乎修若職庀若政此乃爲孝何必朝於寢而夕於側耶伯成再拜受所戒弗敢言既行未浹旬而訃至袒括髮而叫曰天乎自吾始筮仕萍鄉有荏苒警而大甯山縣地被邊皆不克奉母從惟沂州魯之南境而錫山江南又以家京師未畢正臘而遽返今者視綬袞奠餘閭屬之兩弟而羈一官於斯士吾之生其不如死也已偉業聞之曰甚哉伯成之孝也雖然先王制禮不可以也父在而爲母減性乎且恭人可謂不沒矣夫以孝慈共恪之行又出之以佐軍事而勤恤其民若此以圖不朽夫復奚憾耶

伯成稽首曰子宗老也請以一言累子偉業熟於大司馬之後誼最深自少同舉進士直史館晚而與伯成游伯成之母猶吾母何敢辭抑吾聞之先王爲治卿大夫妻若母之賢者必表著之以風勵天下今吳氏忝世臣而恭人備有懿德當一修開代之史偉業衰且廢曩者曾與觀乎故府今奮筆書之者詎獨爲其宗人已乎乃修不文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梅村家藏藁卷第五十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五十一

文集二十九

塔銘 塔頌

香山白馬寺巨治禪師教公塔銘

如來以虛無爲宗真實爲義其有出世爲人興預舉廢者揆之甚深微妙
法機用相等我吳鄧尉聖恩寺剖公璧和尚建大法幢尊勝殊特所度弟
子各坐道場遠者台宕斬黃之間精藍巨剎千里列望焉迺若巾瓶弗離
鐘魚互答相去一牛鳴地無如穹窿之海雲香山之白馬海雲起自道衍
少師白馬則始於支公其後有道清禪師實萬峯之法嗣香山分鄧尉支
隴而聖恩原本萬峯故命巨治教公主之脩別院復祖庭也巨師旣委順
觀化嗣法門人正道件繫行事奉剖公命以塔銘來請偉業皈依和尚仰
見其擔荷大法囑累後人續佛慧命世相遷滅不常十餘年來得法上首
大人示寂白馬則尤其龍象蹴踏所恃爲金湯者也烏可不勒梵行昭法
派以垂示來茲乎師諱濟教巨治其字毛姓也揚之泰州人父古莊公有
壹行母沈氏生師若豐穎發氣骨不凡早歲厭薄塵勞父母見背捨家入

道學於其族之爲浮屠道者西山寺深林茂叔父行也先朝神廟之世詔集有道高僧證戒於五臺江南觀法師者與焉膺紫衣之賜而茂公出其門師年十八薙染爲大僧從觀法師開講於天竺於雙徑廣通大藏尊經已而蟬蛻文句思證覺海聞三峯漢和尚唱臨濟宗旨於鄧尉杖策往游漢和尚者剖公之師海內所推爲三峯禪也和尙一見契合迎謂之曰汝拚得五年住卽留單師應曰古人拚這一生何論五年遂留侍左右服勞執苦朝夕弗懈稟戒入堂爲悅衆上堂晚參和尚舉鵲鳩樹頭囑語言下有省和尚誠以古德行解相應方堪入道師盡心供職一衆悅服漢公入減剖公開堂之日舉爲監寺當是時鄧尉緇素全集日有千人而經齋齋室規制未備師內營資糧外接賓客十年之間威儀肅給信施填委湧閣飛樓宏敞嚴飭凡使三峯之道揚於天下者剖公之力師爲之也空有一徹照用兼收猛求向上一著朝咨夕叩既接源流受信拂觀法師亦取所賜紫衣爲贈出主香山草翳木荒敝屋三楹不蔽風雨乃剪林莽乃剝巖密度地鳩工簡材陶甓未幾而寶坊矗起四方不祈而薦貨不命而獻力以漬於成師軌行方雅質性溫醇與人言煦煦然誘接初機惟恐弗及撈

籠薰染罔不嚮赴說法授戒千僧禮足拈錫豎拂四衆趨風住香山之十有年爲辛丑八月二十八日報緣已盡沐浴更衣作偈示衆曰生年五十七大事今已畢推倒須彌山打破無生國泊然而逝得度弟子首戒雪卽正道也次日法印宗曰天句玄曰千齡載日化燈用日二非 共六人所著語錄二卷行世正道旣以師命繼白馬席爰率同衣於甲辰八月二十五日瘞靈骨於香山西麓遵遺意也當道清開法之初有梅泉溝沸於山巔湮沒已久師至而泉於舊處迸出甘冽異常流細而供不竭中峯蒼雪澈有細流引到泉盈壑空鉢持歸雪滿舟之句香山以爲勝事夫白馬始於支公以余所見若中峯蒼師者深究竺墳旁通孔籍亦近代之支公也道林偕王許爲山澤之遊百世而下風流可想蒼公沒踰十載而中峯鞠爲茂草識者過之太息當今海內尊宿如鄧尉靈巖靈隱三四大老皆性相圓通了無窒礙後生淺聞薄植掠知見而護門庭世俗靡然不復知有天台賢首之旨經臺講席抑沒而弗振斯非末法之可憂者乎巨師之從剖公游也建傑閣以奉尊經實轉華嚴藏海而與蒼公有異常之契此其真實妙義有不墮於空寂者矣是可銘也銘曰

維臨濟之印歸乎戒定用絕關諍師守其密令契於真乘非相非性光明如鏡慧珠圓映斯之謂清淨維鄧尉之宮湧乎虛空聲聞鼓鐘師相其成功遷於別峯有栢有松丹樓如虹寶鐸吟風斯謂之顯融佛法西來至乎東夏修多羅藏馱以白馬貧矣支耶道德風雅後千百年紹跡者寡有大導師厥稱巨冶不離文字坐證般若大聲一喝震彼聾啞頑石潛通飛泉高瀉栢檀香林青山白社靈塔巋然雙樹之下法雲布護道風瀟灑覺性爲真報身甯假權實同歸有無交捨刻茲銘詞用告來者

靈隱具德和尚塔銘

自佛法入中夏以漸被江南宋元以來浙河東西分立五山十刹而靈隱實居其最是能致有道浮屠如無著喜永明壽明教嵩雪竇顯大慧杲十有數公遐哉其不易及也已爰當本朝御籤之初我具德大和尚用臨濟宗旨敷揚正法眼藏而靈隱乃熾然其復興其既也遷席於雙徑順世於天甯而道價攸崇靈骨是妥始終於此山爲不朽若是乎我佛如來因緣付囑應身示現不可得而思議者噫嘻詎偶然哉於是嗣法弟子晦山顯件繫梵行郵書屬其友吳偉業日子固辱與吾師遊者也塔有刻文非

予不足傳信石已具敢請偉業既通謝弗獲則伏而思曰夫像法之有盛衰猶生栢之有起滅也興復則重來懸記坐脫則未後證明皆所以開導有情表彰正覺今以和尚之功用莊嚴遷化殊特烏可不標舉大端庸昭示於來禪乎且偉業稱同學於晦山者四十年矣猶記晦山初經薙染和尚結制於玉峯之海藏惟時縉素大集偉業隨眾禮足開誘殷勤自漸鈍根無以追隨奈學今者竊有餘幸獲以世諦文字放奉揚於萬一晦山之師猶吾師也其何敢辭謹按師諱弘禮號具德生於紹興山陰之張氏世稱著姓明隆慶辛未狀元陽和先生元怵其族也從祖父徙會城好與黃冠者游有紫陽洞蘇道者教以息養方頗本於天台小止觀止觀爲智者大師所修梵僧謂與首楞嚴相合今大師拜經石具在師因讀是經而發正信遂投普陀寶花庵靜長老下髮出家昔李叟過流沙而爲浮屠阿難登雪山而度仙衆師之卽仙證佛又從教入禪毋乃類是乎三峯漢月藏禪師則其所從記前授以臨濟一宗者也臨濟在明初法運中微漢公出而直追從上相承之密印自謂得心於高峯得法於覺範得源流於金粟悟和尚而其始終加護者則在覺範之綱宗綱宗者全提五家宗旨而於

臨濟則一句分明之中有立有要照用權實料簡同互賓主歷然漢公所
以尊奉源流又不得已而至於辨難其一念總不出乎此師聞乃亟往而
從焉當其時漢公開法於安隱矣師於座下首參本來面目偶窺鏡見影
被同參薦背一推猛然有省然未敢以爲得也自以生逢明師聞至道苟
不於向上一著關捩穿通將何以發明引道之苦心而擔荷大法凡歷三
峯立墓者數年晝夜服勞飽參力叩一旦橫榔栗下坡陀放眼虛空忽悟
自家活計而臨濟全機大用當前畢現矣師面貌清稜口機迅利在函丈
之前豎義嶽嶽不下而漢公輒痛加錐劄故逆折之於囁人之中嘗以機
語不契納履而去最後遇許爲鐵骨禪而謂吾宗必興於是子其師弟機
緣如此三峯沒同學潭吉忍公著五宗救於安隱而已病師贊助之力居
多書成而闢場綱宗三峯道法始曉然於天下雖與當時辨難三峯者持
論不無異同要其大指不過曰吾道應如是也昔巖頭以德山不知末後
句仰山謂翠巖不知祖師禪師友兄弟相資教益在世法爲闢諍佛法則
酬唱而已師何心焉於是師歸隱雲門山中御史大夫念臺劉公爲方外
交請師出世於會稽之廣孝寺久之居杭之安隱顯甯已而去之江北其

開期天長則慶雲高郵則地藏維揚則天甯而杭之佛日靈隱徑山又還
自江北主焉者也先後十坐道場惟天甯靈隱爲大天甯學侶奔湊師偈
所云五千衲子下揚州者也靈隱能起二百年之廢大殿火重新之費以
億萬計王公大人施者全集殿材之長與其圍產大山深谷中非人力所
致若有天龍鬼神相之以畢出吁亦異哉殿成鉅麗甲天下峯巒間壑次
第布置又斥其餘力以葺杭之諸寺而徑山頻以興復請師乃招晦山於
黃梅四祖取靈隱付之住徑山未一歲再往天甯其未之天甯也若似乎
息機投老報齡將近者既至預刻時日爲齋期齋前一日搭衣禮佛夜過
半談笑如平時五鼓易新衣呼侍者隨我上方去頓足一下端坐逝焉世
壽六十七僧臘四十三丁未十月之十九日也最師之生平有奮迅之力
有溫和之智有真實了義有無礙辨才故能上以承當佛祖下以調伏諸
方而鍛鍊學人尤推爲莫及蓋佛法自馬祖以後大慧以前正令接物皆
顯大機大用三峯始修舉行之而師極變化於莫測在大乘法器舉不能
越其範圍即淺學初機望崖思退者尋當悔而還返師嘗以語晦山曰綱
宗者人能講我能用先師當日錘錘晚年始獲其益此即我三峯家法也

嗟乎今人以分別覺路者曰知解建立行業者曰有爲師之講求宗旨分
條析理而未嘗落言詮入窠臼得諸性相平等雖有千差萬別總歸一源
故能破除心意識以超脫生死不可謂之知解也師願力廣大攝受經營
能以無著心應一切物視飛樓湧殿食輪萬指與夫草舍單丁了無以異
功德克就躋屐去之不可謂之有爲也若師者天所以拈拄末法爲道而
生者哉得法弟子巨渤恆初主天甯先其師示寂次戒顯卽晦山今補位
於靈隱者也次剖玉璞紫蓋衡三日淵若相有穆文晉今主吾鄉之法輪
衲華通則爲吾鄉人相繼付囑者共六十七人當靈龜東歸徑山有以爲
請諸弟子念師二十年拈据大功托於此山且枚筮之亦惟靈隱爲吉故
用戊申八月二十六日入塔縑素畢會咸歎爲允晦山之來速銘也日師
初至山有二騰猿呈異而殿功創手一鑊下得文喜故塔跡示後身人符
吾夢此二者狀失之畧不可以不書嗚呼法席有盛衰而大道借此山無
終極和尙在長寂光中與從上諸祖相印證固無假於斯文迺百世而下
摩挲其日月而攷較其行履并吾與晦山爲出世之交亦得附佛法以垂
永久則此碑之作又烏可以弗詳乎爲之銘曰

靈鷲何年來玲瓏入佛智幸遭威音鳴故得不飛去龍湫日噴薄徹骨松
風寒清冷長不竭我心如此泉小悟攬鏡光大悟擔拄杖觀面更轉肩有
相參無相乃立三玄要乃著五綱宗千聖縱復出此理罔不同建瓴決懸
河辨才信無礙不現文句身而得大自在白椎告四眾佛法無容情手持
吹毛劍把定迷塗津驀頭緊一按提冒速令說老宿有擒縱徒侶鮮敗闕
願以清淨心而作廣大事於一彈指間攝授俄孔熾公侯諸宰執都護大
將軍蒙駝載法施解放鞵中鷹香花結慈雲鐘魚答天籟婦孺布金錢屠
沽請法戒檀栢三十圓絕壑封雲煙越岵聞鬼語將以供諸天人龍騁威
神夜半雷雨送涌水巉巖齊耶許力不用觚稜截虹霓丹雘蒸雲霞變現
兜率宮週滿恆河沙祝釐章 丕圖皈依發正信白象捧金輪青蓮演佛
乘功成已不有道在我且行泊然入滅度便是娑羅林是謂大堅忍是謂
正知覺世幻等微塵去住總不著能以義句參不落識想故能以行業求
不貪利養故門庭僥拔濟機用垂森嚴馬駒踏四海優鉢開千年燈燈鎮
相續如如永不壞若論無盡身充滿於法界願惟有情眾俯仰於茲山拳
石本灌莽冷泉空潺湲念以何因緣成此功德聚靈骨於焉藏理在不思

議日色起滄海潮聲來浙江吉祥殊勝地寂滅光明幢我爲作此銘刻諸
無縫塔曠劫長不磨炯炯立要法

炤如禪師生塔頌

吾郡西郊華雨庵炤如禪師俗曹姓諱洵字元孟祖爲魯川先生偉業外
王母之父魯川著書數百卷其論浮屠氏與孔子之道合炤如繇諸生出
家先後一揆識者稱之年七十有二乞言於余銘其生塔若以秘演浩初
有托乎文字以傳者余遜謝不敢祇以譜系渭陽傷心風樹同登正覺有
感夙因合掌作禮而爲之頌曰

佛說大報恩左肩嘗負母經歷千餘年恩深難報故以是作思維母上更
有母乃至其親黨恩愛總不殊譬如娑羅樹葉葉本同條譬如瓊瑤珠絲
絲自相續吾母朱淑人曹乃所自出始余六七歲得見外王母嘗用兜綿
手摩頂在膝前阿錫汝當知我父循良吏上書忤時宰拂袖歸田廬理學
專門家孔釋水乳合諸方大尊宿推重惟魯川教律與論藏一一手撰述
吾母時諱聽大發菩提心晚受具足戒修持二十載名山構傑閣虔奉修
多羅幡幢分五色親見如來迎末後勸辨明往生安樂國霜露漸以改中

表日以凋朱曹兩姓人屈指存者幾有一大比丘其名曰炤如住錫華雨
庵精修木叉行皎然紹靈運智永嗣右軍是爲魯川孫儒釋合而一少年
好詩酒有聲諸生中南適閩與甌西過伊與雒長揖謁卿相高論傾賢豪
相贈千黃金棄之若涕唾歸來橐如沈客至貧無種跌坐惟一牀瞑目思
萬里雒城佳麗地冠蓋羅王侯兜率天王宮雲霞結成綺黃流俄屈注平
地起龍蛇千尺妙高臺遷變若泡影無諸越人市琥珀珊瑚珠白象旂檀
香黃犀金孔翠劫火忽燒灼委落恆河沙七寶蘇迷山剎那成瓦礫微塵
具世界世界爲微塵普視閭浮提嘗作寂滅想緣此棄妻子薤落爲浮屠
梵夾手自詮薰心兼注耳惟有妙法華是爲經中王藏通別圓義開權而
顯實無二亦無三融通歸一乘繕寫貝葉文六萬九千餘音演第五時光
週三法界妙義已充足廣攝信解門稽首龍樹尊證入雜華海悉心念厥
祖多聞大總持遺書雖散亡般若燭然在百年種佛智宗旨留家風重以
文句身而修秘密印我初念舅氏逃入於苦空比悟清淨因身心大饒益
却恨煩惱障八萬塵勞纏浮名若空華世慧如利刃歸命大慈氏法乳甘
醍醐佛恩與親恩昊天同罔極師其勤接引覺筏開迷津三世諸眷屬共

成無上道

梅村家藏彙卷弟五十一終

梅村家藏彙卷弟五十一

文集三十

傳

謝封翁傳

定海慈孝村人人皆稱謝封翁諱翰字愛夫別號泮池其先有令定海者遂家焉世以孝聞能修廬墓禮村以是得名其墓間夜輒聞呼晷聲狀若讞決者諺爲語曰謝家墳鬼開門元初年間毀墓石繕城闔村人以靈異故爭畚土掩覆故謝墳封豷至今高丈二尺許云屢傳而有琛者以上饒令起家政治神明號曰謝城隍琛弟瑱四傳而爲贈叅政公大綸卽翁之父也時產已中落翁年十二一日見家不能炊遂緣江岸禱水神沙且沒踵條大蛤數斗湧出徐囊歸得餉父母蓋純孝所感也因謂其季曰需青紫何時萬一吾父母枵腹至不及待何爾執不律吾行且逐烏兎走矣遂棄去制舉義脩業吳越間足蘭起寸業遂稍起壹意奉父母歡季卽叅政公適得卒其學成進士贈公性好晏處會歲除鄰失火蕩其室亡有儼旁舍以居輒忽忽不樂翁迺收合煨燼慮材鳩傭落成而開燥贈公始喜

然以亡樓居且未陽也翁偵知之復自爲甬築楯栢之屬以意審面已而南熏拂拂江山紫繞贈公登焉而樂樂而甚爲加餐也衆政公旣宦游萬里外翁家居養母備極情志衆政無內顧憂與翁沒齒友愛視曩者青紫數言始終蓋無間云翁輕貲財排患難慕義若嗜欲里閭尊爲祭酒已伯子泰宗旣貴海巡使者及郡邑長吏爭迎致翁翁爲畫策輒有所與第無不善然解者減苛徭定兵變語皆在誌中初翁以小賈役常熟迷失路夜昏黑矣有童子導至邸舍忽不見渡福山遇颶風海船將覆翁見帆柱脫急呼篙師理之遂得免又嘗瘁瘍生於背有客過門手和蠟藥爲丸竟去不受謝其隱報類如此謂非慈孝所致哉翁故五子鄞人爲余言慈孝村有謝伯子者以進士出漳浦之門今隱居教授所著書且萬言時念家國師友之故輒發聲讀讀罷輒泣而歌憐無慘一發洩之於酒酒故不醉卽泰宗也余慕其名而無繇見會其季泰交以明經對策第一卒業北雍文辭卓犖余摸索喜甚以冠其軍及來謁余僂然篤行儒者也迺爲慈孝村八十三翁立傳焉

國史氏曰余爲謝封翁傳傳不詳其宅重稱慈孝村者蓋著所本也語云

不知其父視其子余門下士泰交爲其父請傳跪門外者三日每見輒蒲伏墻下流涕不能起於乎至性感動卽若翁可知矣

志衍傳

志衍諱繼善姓吳氏志衍其字也余年十四識志衍志衍長於余三歲兩人深相得又六年而人撫純祐相與砥礪爲文章人撫志衍與余同魁庚午一經而純祐未十年成進士里中稱科名者推吳氏云當是時天如師以古學振東南海內能文家聞其風者靡然而至余羸病不能數對客過志衍則人人自得也志衍博聞辯智風流警速於書一覽輒記下筆灑灑數千言家本春秋治三傳通史漢諸大家繼又出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尤愛圖繪有元人風下至檇蒲六博彈琴蹴鞠無不畢解性好客日具數人饌賓至者無貴賤必與均每三爵之後詞辨鋒起雜以諧謔輒屈其坐人余口不識杯鐺同其醉醒而志衍白擲劇飲與人決度不勝不止岸幘笑詠酣飲絕叫以爲常生平負志節急人患難其成進士也會里中兒刊章告密天如師爲所構勢張甚志衍銳身爲營救卒以免大司馬鄒仙馮公聞而嚴重之願與交已得慈谿令司馬其邑人益相爲引重而長安名

公卿爭揖志衍矣母夫人喪未之任家居侍太公疾視湯藥浣廁膾衣不解帶者數十日哭泣喪葬備物盡志人稱曰孝事長兄待二弟友愛無間言仇爽曠達恥爲小節苛禮而父黨造門必躡履問起居中表故舊及所游門下士一旦請緩急未嘗以不足爲解而無纖毫德色家世素高貴坐是析著假貸累千金意豁如也嘗游黃山凌躡險絕同游者不能從焉雅自負彊濟謂可就功業慨然曰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馳驅奔走有如此游矣而其後乃得蜀之成都成都在萬里外又荆襄陷沒江鄂道斷賓客遠巡勸少留志衍曰吾既受成命矣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且今日何樂土之有志衍雖勇於蜀游乎顧置酒張樂召所與游人人道別雖握手極笑語而獨坐凝視椎牀彈指或親故問之則浮大白引滿歎歎不復言既上道復改途出宜春道酉陽涉黔江南而入蜀卽日啟蜀王請發帑金爲備禦計當時蜀事已棘而藩府金糴積者數百萬王愜不應則貽余書曰事不可爲余必死於此詞甚酸澁云居五六月蜀間至成都陷余中夜蹶起曰志衍死矣欲爲位哭行自念盡室西川豈無一自脫得報親戚者越三年其弟事衍徒跣萬里望家而哭曰吾兄以甲

申十一月二十五日遇害罵不絕口賊轡而割之一門四十餘人同日併命嗟乎何其酷也當夫燕京已沒先皇帝崩問已至志衍慟哭上書卽藩邸亦心動而文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劍門夔峽諸險皆已失守而後驅數千之卒阻五丈之城以當百萬之強寇雖智勇無所施護親藩竄山谷屏跡蠻獠間可以圖全而志衍喋血自誓與此城爲存亡終至骨肉殲醢妻兒橫分以報所受豈不難哉初純祐之在永嘉也書問阻絕而事衍聞東南大亂亦長慟恐至則無歸及兩人先後到里門問宗人親戚尙無恙余向謂志衍卽尙存勢不能自拔今見兩兄弟流離辛苦終得相見抱持痛哭而志衍獨不幸以死死者人所不免而家室同盡歸釋無遺并其斷骸殘骸不得一棺之士故哭其喪者爲尤痛焉嗟乎志衍之入蜀也天如師已前沒未一歲而司馬馮公亦亡平昔志衍所與游零落殆盡禍與志衍同者亦比比而是也其宜死而不死如余與人撫則又窮愁疾病所去志衍者幾何而今日猶哭吾志衍志衍亦可以無憾矣志衍有子曰孫慈賊將憐而匿之後亦遇害純祐經紀其兄喪以少子某爲之後志衍之死也友人季曾貴與同難其族人名漢者逸出城箭及之顛而殞家人五郎

者免矣奮曰吾主與主母死矣義不忍獨生乃慷慨罵晉而盡於主側嗚呼是皆可書也

柳敬亭傳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犢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裨官一册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琴條泣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日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日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日子之說未也聞

子說者驢哈嗚噉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日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日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日雖以行天下其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嚮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傲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謹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彊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憂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日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譏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平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悵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甯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子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甯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懷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

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辯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談啁諠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日生揣我何念生日得母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日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啣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窺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貤封不能得其姓淚承睫不止生日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大鍼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余言救秀狀始左病多悲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梧乃設之以事日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日良

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日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語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日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諸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日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借束藁卧屣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甯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甯南時事則歛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余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蘅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眞左因彊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余善

張南垣傳

張南垣名鍾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

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峯皆從他邑輦致決城闌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劖顏刻字鉤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遊之者鉤巾棘履拾給數折偃僂入深洞捫壁投磧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峯造天深巖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所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版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檻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遂闢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峯隨意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玄宰陳徵君仲暄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峯吳

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脈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諸蝶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石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煙雲道染補入無痕卽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聰樞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骸骸曲折後有過者輒歎息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峯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縫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

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城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其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多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石異石他人輩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汪處士傳

汪處士鳳齡字儀卿別字思穎其先出唐越國公華之後越國數十傳爲

時揚公世居徽之唐模村富趙宋之季時揚以孝聞由唐模徙嚴鎮是爲嚴鎮汪氏時揚有十子其第四子允亮又十餘傳而得君君生而姿貌穎異目睛爛爛燭人始在髫髻不苟嬉弄凝重如成人歲出就外傳彊記雜誦大有過於凡兒之所習操管爲文衮衮不能自休時師避席畏之日非其所能教也既長試有司輒不利或有勸之者曰丈夫拔足阡陌之中乘堅驅良足以爲豪耳儒者博而寡效勞而無功是安用此咕嚕者爲君慨然歎息曰吾新安非徽國文公父母之邦乎今紫陽書院先聖之微言諸儒之解詁具在奈何而不悅學乎且吾汪氏仕而顯賈而贏者世有其人矣苟富貴堙滅不稱何如吾爲一卷師而以兔園終老也聞者胎聘以去久之歛有大中丞方公者聘請高行爲弟子師里塾之士自衙鬻者以十數方公獨以望實細推擇曰必汪先生於是潔館舍具書幣以迎致之命其子若弟修北面之禮鄉人聚觀詫指曰吾今日始知學之爲益矣君爲人性至孝再到股以療其親疾居喪哀毀幾致滅性御史張公慎學行部至新安州郡上其事命大書孝行著棹楔以旌之邑宰聘飲於鄉復架崇獎君嘗謂人曰世謂儒者有名無情不足乎緩急此腐生孤陋者所爲非

所以概吾道也夫君子先人後已重義輕利詎肯於死生然諾有二其心哉當明之末造新安穀歉人饑君推其資計賑贍里閭人有急難叩門傾囊倒屣應之惟恐不足甚至舉倍稱之息爲人解對後雖掉臂負之弗恤也新安之俗好以纖介自言鄰比區麻之爭兄弟原田之訟經年所不能決君出一言爲之平處退而皆服居嘗引諸生講問經義有暇則東阡西陌親友過從數舉長者之言提耳訓告其有懷詐面謾輒質責譙讓俾無所容性高整雖妻子不見有燕情之色居處服飾務敦儉樸以爲時世先里人伏臘置酒三爵之後以嚴見憚少長無敢載號載嗽者咸相謂曰注君在坐使人不樂不見又從而思之其取重若此初越國公以九子散居六邑其著者曰兗山邑南曰桃溪萬安曰登源太畷西門潛口黃坡無慮數十大族君皆能條舉枚數分其所自出而於嚴鎮則婚必告喪必賻祭享必會修收族之道焉有八子多以孝謹起家篤修行誼君教之日陶朱公之傳不云乎年衰老而聽子孫吾以隱居廢治生諸子有志於四方甚善但能禮義自將不媿於儒術吾願足矣君生於萬曆癸巳年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丁未年臘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五八子者秉乾秉申秉

和秉厚秉星秉亮秉光秉貞皆克遵遺訓而秉乾僑寓吾州故知君言行爲詳君菽宮在其邑之南山其誌碣將以俟諸啟莫故不備載

舊史氏吳偉業曰黟歙居萬山中風氣完密世稱多篤厚長者當前朝成弘之時篁墩程先生好論次其鄉人之可傳者以告世如孝義汪處士思義汪義士中和此兩君者苟以入獨行傳則良史所必採焉今思頴汪君先後一揆何汪氏之多賢哉往余在京師知方中丞護嚴關其門下多文武智計之士迺爲子弟擇師得汪君由此觀之卽汪君可知矣

登封三節婦傳

河南登封焦氏有三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太僕寺少卿與嵩公次子文學

之妻也

文學蚤死孀人與側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

男孺人曰吾之不早從地下者此爾今天幸俱有子吾將下報吾夫太僕公固止之亡何李以病逝孀人迺抱其孤泣曰天乎吾兩兒恐不能俱全若此子失所鬼而有知問李氏孤何在則將奚辭以對遂擇里媼乳已子而親抱李氏孤乳之太僕爲仰天出涕曰人情莫不愛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媼婦能行之兒爲不亡矣後二十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

者使者爲請天子下其奏錫封表間歲給餽米 石河南人皆歎息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蓋自文學沒二十年而孺人始以節孝顯於朝又 年而孺人沒沒後 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爲焦家婦楊氏牛氏河南人復皆歎息曰微周太君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君陽長之婦周藩儀賓四聰公之女也既歸陽長君事姑最恭謹而讀書識大體嘗手列女傳一編與姒牛氏講貫義旨悉通曉登封既圍急孺人知不免紉其中外衣以自固拜辭太君木主將引快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月不下今尙冀萬一得全且耶君不在主君且暮城守盍俟休沐時一謀之乎楊孺人叱之曰吾奉先姑教訓若不死何面目見地下且玷太僕家風乎乃約牛氏同死指梧下井曰此吾兩人畢命處也卒俱死

吳偉業曰余之中州嘗望見嵩嶽云其下必多偉人鉅卿負奇節立志概者今觀焦太僕齟齬江陵屢蹟復振一門之內男清女貞周太君鳴鳩之仁柏舟之節而兩烈婦捐生殉義立志皎然豈山川之氣賦稟有素耶抑門內之訓浸漬涵育使然也初陽長走京師乞名公卿歌詠太君之節聞於天下可謂甚孝今兩烈婦之殉也適會搶攘無所表章以顯當世然觀

陽長悼亡詩音節悲苦屬和者無不泣下嗚呼若兩烈婦者誠無愧於其姑矣故叟東舊史氏爲合傳焉

湯節母趙氏傳

節母趙姓河南睢州人其先許昌徙也世爲望族年十八歸同邑文學湯君諱祖契字孝先其子今爲國史院簡討諱斌則以孺人之節義聞於朝者也湯於睢陽亦望姓始祖以武功爵世授衛指揮僉事自孝先以上三世用儒術聞矣孝先之父曰亶齋居家有禮法孺人醮而廟見亶齋喜曰此必爲賢婦興吾家亶齋嘗大病孺人調匕箸奉湯藥借孝先侍疾者四十日亶齋疾少間見其孫立於旁手摩顙頂淚泣然承睫曰吾子孝新婦賢殆將有後其在此子乎吾老不及見矣亶齋歿含殮以時具孺人皆先事縫紉附身附棺應手立辦親黨相顧而驚微孺人不能以喪也歲大祲家益以貧落傳璣之飾鬻既盡則蠶績繼之堂上饘飽脩隨弗缺於供私則嚙藜藿食糠覈勿使姑聞篝燈機杼課簡討以夜讀燭不至則誦古書俾聞而記之畧上口乃止蓋孺人少習孝經列女傳識其大義居常以訓飭子女欲親見諸躬行故其事舅姑服勞無倦臨患難立意皎然不挫所

守誠天性然也河南方亂旱蝗不止孺人憂之爲長女營嫁簡討未應婚也則又爲營婚慨然謂孝先日吾一子一女志願畢矣世事至此如姑年老何或問以身謀則笑勿應明年賊大至睢陽旁邑皆陷孺人閑定如平時戒左右莫驚吾姑也先是簡討讀書北恒山之麓事急馳歸守陴者勿納則循城而號之孺人曰來則俱死無益不可令湯氏無後戒勿復入城既破孝先負其母竄蘆荻中僅而後免孺人召集家人從容慷慨自以累世高門今日義無全理且以姑老不得終事爲恨解衣帶自縊不絕再投於井晉井也家人縋而出之賊尋至環以白刃孺人大罵賊刃交於胷臂血不撓及旬而殮尸僵如生今建祠於故居之東知州事者春秋祭祀不絕云

吳偉業日節義之起也豈不以讀書知禮義哉婦人女子倉皇偏側勇於一決抑亦計無復之耳觀節母處危亂之中不以身累其夫不以死憂其親非其學問志行深有得於孝經女史能從容如是耶黃河潰決孺人之殯再沒於水論者謂天道太酷嗟乎梁園之側洛水之旁其爲高墳巨碣者何限終委蔓草而號狐狸今節母之英靈昭爽期期乎星辰日月之際

又何有於衣裳形魄之坏土而獨令其平生行事載之圖牒傳之丹青俾知者播爲奇聞異蹟則世教有裨而於孺人讀書知禮之志亦可以無憾余故謹次所聞俾采風者識所攷焉

吳淑人傳

淑人姓吳氏贈亞中大夫席君右源之妻而故太僕寺少卿甯侯君之母也席與吳東山著姓右源又吳之所自出其父怡泉公生四子長矣而繼室以吳氏生右源與其兄左源爲幼子故少分焉淑人則其姑之再從女也父養心絕憐愛之有豪家求委禽焉勿與右源偶然貧者也一見獨偉之曰吾擇壻無踰此耶矣既饋而怡泉已沒事姑克以孝聞舍旁有隙地修蠶桑植蔬果得一味之甘調慘而進之曰勿使吾夫有內顧憂也左源之配曰沈孺人先後相友愛二源兄弟同心足以發貧成業而兩婦析無異衣廩無異粟箕箒不諍井曰必均黽勉有無辛勤共事者垂四十年右源之初謀廢舉也苦無以爲資淑人斥嫁時裝以佐什一家既起至鉅萬矣右源中夜寢熟輒捫牀大呼曰安所得百金以爲積著計乎蓋其少更難雖贏得過當不忘所自始也以常情度之宜其重於棄財顧用好施

聞郡國賑卹貧弱甓治津梁其費動以千百計人或以謂淑人淑人慨然曰吾夫婦累積纖微以有今日匪由人力天所贊也苟爲善不卒何以克長久乎怡泉公著家居雜儀一卷最詳於內訓淑人自以不逮事吾舅常捧之而泣其庀家政也肅而寬廉而不剝知人善任得其才而用之奉事祖宗問遺親戚魚菽之祭必以敬服修之將必以誠箴管蔡表罔勿飭也米鹽凌雜罔弗戒也機杼刀尺之聲聞於戶外篤老而猶不衰或以爲太自苦淑人曰先舅之墜言在吾敢違諸乎少卿事其母至孝中外事諮而後行賑荒之役踞而請命淑人曰此而父志也盡捐其篋衍所畜市千石以助之施齊魯及吳人受其賜者皆曰義母生我所司欲以其事上聞庶幾褒寵如古所謂女懷清臺者淑人笑曰吾雖不知書如秦皇帝以萬乘禮一髮婦而其夫與子顧弗傳豈紀者畧之耶抑恩弗及也若此何足爲天下勸乎今吾子傾家佐軍璽書貤封三世秦英篤之節過家上冢其爲寵光也大矣又何必以老婦之義聞也其賢明識道理如此蓋年有九十而卒

舊史氏曰余觀江以南惟新安善治生其丈夫轉轂四方女子持門戶中

外咸有成法蓋吳之洞庭亦然過其地見重垣如城廳屏清肅終日行里中不見有游閒之跡笑語之聲詩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中古且以爲歎况今日而有此風不亦異乎迺聞席有賢母以九十之年執麻枲課紡績賦事而獻功不以盈滿少自暇豫昔魯敬姜有言瘠土之民莫不好義夫洞庭固沃土非瘠土也而卿士大夫之家禮法足以化其境內其有裨世道豈偶然哉是不可以莫之傳也作吳淑人傳

施太夫人傳

秦與施晉陽之望姓秦自方伯公以下先後通顯而施太僕爲名卿方伯公三傳爲文學水庵公太僕以季女女之余同年今令清江大音所自出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歸爲人後者爲之子婦其以支子出爲支子後婦如婦也支子入爲大宗後婦家婦也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女子之嫁也教成之祭尙於大宗而况於從夫乎太夫人自僕公曰吾季女自秦龍槐公曰吾家婦文學爲徵仕公次子嗣於龍槐惟秦氏時龍槐公已前死新遭談孺人喪踰年而成禮又以哭徵仕公壻而

當戶用佐衰泣一年之中兩見素冠太夫人不既慙已乎既而視服膳迎
顏旨媿婉聽順以事吳孺人陳太孺人日吾遭二喪而事一姑其敢弗力
吾不獲行冢婦禮而行冢孫婦禮猶余幸也已文學公好書多雅游皆海
內知名士太夫人爲修艇具議酒食佐讀不輟書皆暗誦通大義相論難
顧文學公體素羸不勝其志氣嘗勸以毋汲汲太自苦文學公好施不問
貴算輒爲治絲穀計生產給眾指執作日吾教儉且佐治也已文學公中
奪夫人傷之垂絕欲以死殉復重自抑以撫鞠孤訖於成立服無華髻無
飾發言則涕日汝父無年嗟於一第汝其無荒於業以繼汝父之志乎庚
午大音舉於鄉越六年成進士得官清江而太夫人已前歿嗟乎何太君
之集於荼蓼也太君以名公側女入門下車就位綈泣一年而哭談孺人
又一年而哭徵仕公又四年而哭陳太孺人又九年而哭吳孺人文學公
歿人樂樂夫婦未嘗見齒以至於亡焉文學公卽世太君以一婦人抱弱
子長者數歲少者不過五月哭哭二十餘年始得大音之一遇又不二年
而卒不見其成進士嗚呼憂樂之際何其遄哉太君爲女者十五年爲婦
者十六年爲母者二十六年其爲女也柔懿爲則其爲婦也貞順有禮其

爲母也敬儉弗忘語曰斥鹵無松柏又日雲出於山而雨其山大音之恂
恂忠孝非有得母氏之教乎噫是可紀也已

梅村家藏藁卷五十三

文集三十一

祭文 銘 贊

祭李幼基文

嗚呼人生憂樂豈不有命卜宅平臯長林掩映隱几青山怡神選勝謂君
爲愁日余不信人生贏紉豈不由天美田上腴前陂後川滌場多黍伏臘
豐年謂君爲貧僉曰不然乃君端居咄咄仰屋臨食必歎生涯日促握手
生平告余衷曲容有勿盡尙欺骨肉此君之亡匍匐往哭篋無長物庾無
藏粟餘闕之奠飯舍不足嗚呼君之居身聲色是屏衣不織穀食不南烹
素心別尙翰墨丹青品題訪搆卷握千金君之讀書厭薄章句涉獵陳編
脫畧時製尺素翩翩周詳援據指事抒懷親疎各致太史之子中丞之孫
溫醇孝謹不言躬行性弗接物與世無爭擇肉猶虎同惡如蠅投銜告緡
操兵到門余忝姻盟道衰其庇屈指親朋高門日替鬼瞰盜憎虛名是累
脫屣家園超然身世追隨浪迹聚首京華嗟余匏繫苦雪寒沙死喪疾病
寥落天涯君頻枉顧載酒烹茶挑燈笑語足慰無家君以避仇思叨一命

募民實邊入錢應令需次半綸恐荒三徑我勸子歸無與物競伯氏雍容
家門貴盛名駒雖少可稱神駿接武諸兄後先超乘晚節林泉優游霜鬢
比余返轡邂逅歸舟西風搔首蕭索如秋糊田既薄稅租雖收穀賤年饑
政急人愁遭難破家况因誅求時會若此定復何尤一笑開尊申卿眉頭
嗚呼匪朝伊夕接遲客裏言旋言歸於三十里其室則邇經過有幾昨來
問疾披衣半起從子在前青燈置几把臂涕洟謂托以死余撫而慰君言
過矣努力加餐慎調藥餌豁達胃懷所苦良已別未兩月遽至於此君之
家法衣冠雖無末命屬有墜言子弟宗族奉以周旋世故雖非囊空
則安朋友論定在於闔棺以此報君無負九原唯君一生門高責重身處
膏粱不樂自奉晚值艱難傷心盡痛五十之年焦勞一夢酌酒陳詞失聲
長慟

祭錢大鶴文

哀哀與立竟死謂何匪姻之故涕泗如沱自我與子兩榜連翩我年廿三
君長三年我則樸斂口訥語喃美爾雋妙角巾輕衫君爲文章清騫碑吼
我雖居前悚慙放越君工樂律兼擅新詩謬相推許謂我爲師惜哉年力

志歇聲銷宮詞百首讀之蕭瑟憶昔南都子官職方受知樞密經營設防
雞籠雀桁屯營睥睨晚口視氛壯思涌厲爰跨駿騎赤韎銀刀沿江上下
君實人豪文雅從容好整以暇帳後清歌石城子夜燈毬簫鼓百戲雜陳
樓船桃葉飄瞥若神徹侯磨牙逞其狂獬君也掉頭解組以去我知君性
直是愛閒流連白社跌宕青山筭屐花 蘭舫月浦車子吹簫紅兒教舞
郊居臨水山墅依田顧我而笑謂將終焉世論不然憂子遷謫邂逅當塗
知已再入我病子行乃陟理丞閒曹蕭抗亞次清卿天軸倒翻鼎湖髻絕
吳橋攀弓文忠吮血吁嗟錢郎與眾陷賊抵隙脫峨間關偏仄自稱一鶴
當罪萬死呶略三升言猶在紙維南黨魁玉虎鈕柱周內厥獄借客顧主
銀鑰甫脫宗社已非君尤偃蹇病瘵無肥執腕啞氣傷哉昔時醜縷愛息
顧托奚辭三年於茲牽蘿綰帶我女雖幼君男則慧今春赫蹏臂漏穿肉
字畫滅沒余懷斛鹿轉瞬及夏寄訊相聞肺癆骨立浹旬不輟旋迫大漸
擎舟恨後僅及玉含訣詞捏手老親在堂遺孤在疚我來撫勵君其鑒宥

興福寺鐵爐銘

州城之西興福禪寺者光宗皇帝在東朝時所賜建也今三十餘年矣邑

賴其利年穀以時士庶乂安兵革勿擾迺作爲鐵爐答焉時山海樓閣鐵官勿效釜錡錢鏹貴同黃鐘而治人告功民樂其事以著國典則永且固以報佛恩則深以廣以保民生奠土域則凝重安定用垂萬禩於勿壞州人吳偉業爲之銘曰

天地久金火守音中宮量中豆非刑鼎非銘卣雲雷從魑魅走侈其腹舁其口躡熊跼旋螭首鎮饜烹爰斯闢造諸業空所有負大海包具藪壓鯨鯢不得吼月丙子歲己丑列斯銘示不朽

柳敬亭贊

頤而立黔而澤視若營似有得文士舌武士色爲僧楚爲諧給醜而婉者其貌佞而忠者其德初卽之也如驚驟去之也如失人以爲此柳可愛而吾笑爲麻中之直斯真天下之辨士而諸侯之上客也歟

梅村家藏藁卷第五十二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五十四

文集三十二

書

答土撫臺開劉河書

伏惟老公祖台臺上籌國計下軫民生以水利爲東南命脈慨然經畫復三江之故道定萬世之長策不遺葑菲俯詢獨義教下郡國士民相賀以爲此夏忠靖周文襄復見於今日而東南之民休養生息之道當於是而始然而手書之下問者半月於茲矣生等不敢遽對則以興大役動大眾必詳稽典故旁諮父老察其形勢參之人情俾其功必成而無悔其事有利而無患然後敢以書獻生等冀人也於劉河事爲近輒撥其大畧惟老公祖裁擇焉夫劉河者婁江入海之口也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者太湖三江者淞江婁江東江也必三江入而震澤始可底定則以東南之水太湖不足以受之而用大海以爲歸也案令甲三江淤塞起六郡人夫挑濬夫淞江婁江其地在蘇松兩郡而起六郡人夫者則以三江所受之水非一郡之水而三江所救之田亦非一郡之田也今劉河塞矣太

倉嘉定沿河腴產皆化爲石田焦土不可復耕則其患在兩邑爲尤切然兩邑之所資者獨有灌溉耳若夫宣洩之不通其害之遠且大有百倍於灌溉者不可不察也今以崑山常熟之近者觀之其田疇爲巨浸以彼隄堰圩埠之防非不力也塘浦涇漚之流非不疏也害且彌甚則以劉河之塞扼之於口也且非獨於此也前此冬月水涸今冬月水不涸矣前此一年旱一年水今連年大水矣湖汎溪湧泛漲之勢日增而其民不得已迺爭尺寸之地晝夜與水相持以益其怒萬一澤腹太滿挾五六月之淫潦衝嘴奔潰而去壞廬舍殺人民當有甚於今日者則漕賦於河而出民生於河而救故劉河之應開所當大聲疾呼不待再計而決者也雖然所以開之之道其難有五而小者不與焉一日議費夫以七十五里之河而人工物價又百倍於往年此其費非可以數計而臆度也國家以東南財賦重地誠慨然發帑金截部餉捐數十萬金錢於洪流之中而爲生民建不世之績此在朝廷之仁恩公卿大臣之謀畫非草野之中所可揣摩而想望者也其次則責之六郡譬如一人之身血脈扞格不通必其頭目手足聯絡呼應而疾乃可治顧人情各私其己而又各爲其鄉今以崑山

常熟之人督以治河其田之稍高者曰我無所事河也其田之低窪者曰我田在水底尙用力於數十里外之劉河哉數十里如此況於嘉湖之三四百里者哉雖然此其人未覩治河之利也使其人覩治河之利則苟非并心合力其功何繇而成也語曰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然則爲此者唯有於紛紜異論怨咨交作之際直以身當之而有所不顧如此則費集費集而事易辦矣故曰議費之難也一日度工夫地方與一大役須其工力寬然有餘俾公私煩費咸出其中而事迺可就非可據尋丈之溝約其分寸層累而計者也今姑以土方之法祿之劉河七十五里里一百八十丈是長一萬三千五百丈也河面狹則易塞海忠介以十五丈爲率今縱不能及額在十丈不可復減土方之法上下四旁各一丈曰一方是十三萬五千方也使其深一丈而又五尺則此五尺者舉前數折而計之又六萬七千五百方也雖然此迺就河身言之也河之口迺有陰沙往者萬曆中浙西袁了凡先生曾過而歎曰獼猴生舌劉河必沒不三十年此爲平陸矣其言至今日已大驗令河通而沙尙爲之梗則渾潮之入者退必緩弱淤泥不去河卽旋塞耳如欲疏而去之則必用巨艦纜大海中木犁鐵

齒櫛爬澇掃隨風潮上下是若有鬼神焉非全藉人力者也不則避其漲口別鑿東北一道入海勢必穿城堡犯村落置斗門築堤岸其事又至重不敢輕議也故曰度工之難也一日派夫約畧開挑之例以十五工開一方分段之例以十里分一段省計之例以一月開一程就一里示之其廣十丈其深一丈五尺得二千七千方則四萬五百工也工程一月是每一夫分三十工矣統計一千四百夫一月可開一里積示一月之中若開十里則當用一萬四千夫矣他若車戽有夫椿壩有夫搭廠主爨有夫一切轉移執事之人不在此數夫沿河之地至境塢也其農民多逃散其屋舍多傾圯一旦聚幾萬人於其間商賈不通物價騰踴將何以支惟有貯粟數百石官爲之主糶準其工力而給之以粟庶公私上下可以不困故曰派夫之難也一日銷田向者以河爲田而其民已受無窮之累今者以田爲河而其民又失有形之利則謂之何曰否否凡民之有蘆蕩者必其有老田者也河開則民之老田盡熟彼不喜田之熟而借此塗蕩哉則又有疑之者曰蘆政自有專管衙門設令上請而所司堅持中撓則奈之何曰蘆稅之爲民害在兩邑甚大也其兩邑之稅收之公家又甚少也且國家

苟與此役當捐數十萬金爲之以爲不大費者不大利耳豈在區區兩邑之蘆稅耶所患開河之初丈量不清冊籍不立其後衙門胥吏之生事者今日一查明日一勘是又一重糧矣不可不慮也且其中有永捐之稅有暫免之租夫永捐者河身開去之田所不必言者也其暫免則以七十餘里之河開二十萬方之土其積之也廣矣其壞田也多矣卽岡身高仰種之仍可薄收亦必三四年後農民以漸鋤鋤纔堪播種故其地可以輕糧不可以重糧也卽輕糧可徵之三四年以後不可徵之三四年以前者也其預爲講求不可不定也故曰銷田之難也一日定法鄉耆塘保開二三里陂渠而其區民之情玩者丞尉之貪墨者尙有賣段緩挑之弊胥吏之暴橫者尙有需索科擾之弊而況於劉河乎故爲之示土以正其界爲之立長以總其成爲之編號椿以量其淺深爲之打水線以平其闊狹爲之設接挑之擔以節其勞爲之表堆泥之處以警其惰法如是備矣猶未也官吏之踏勘文書之催督預定其制恐以爲驛騷也錢糧之支放物料之領辦審擇其人恐以爲昌破也故曰定法之難也然則治河如是其難乎曰非也天下之事圖其難者於始收其易者於終祖臺漸摩愛育之德浹

治於生民而精明強固之治鼓舞乎羣吏合是五者論之其所謂度工派夫銷田定法者一指顧而有餘所難者不過議費耳今朝廷發政施仁詔書頒下海內喁喁黃童白叟皆引領而望以爲可旦晚太平夫東南係天下之命而劉河又係東南之命當此籌之熟矣祖臺朝拜疏而夕報可也又何患六郡之人不踴躍恐後哉生等俟河工告成之日當磨巨石立之海上以昭國家之恩德且垂祖臺之功於萬世生等其與有榮焉

致雲間同社諸子書

偉業頓首世事隔閡書問缺然猥辱嘉招敦我朋好集南皮之冠蓋傾北海之樽壘欣此良辰幸陪末座祇奈鄙人固陋久謝知交方鑿坏而閉門將離羣而索處豈可玷名品藻濫跡追隨敢布短絨聊抒積懷夫張茂先名德至重羽翼六經陳元龍才氣無雙搜揚百代十年師友兩地人文壇玷斯存典刑具在漢室雖遷猶識鄭玄之子弟蕭梁已往尙留任昉之故人學擅淵源才經成就即使門戶凋零有同袁粲身名隱約不異揚雄而華轂之彥過白屋以下車蘭臺之英見布衣而握手道在是矣又何疑焉若夫曠代逸羣後來特達少年遇亂總角知名仲宣既才動中郎子瞻且

文齊永叔當與耆舊共推此生庶幾聲華總歸吾輩焉能置瑤瑛而弗寶棄騏驥而別乘哉況乎器識乃人倫所重而道義則友分宜先今有才具通明風裁朗拔方騰茂實雅負重名而能後己先人推賢樂善黃叔度汪洋莫及庶幾近之樂彥輔恬雅不羣於今復見於是積學通儒高才貴胃共相欽挹咸許襟期慨自雅道陵遲名流零落何圖今日再遇此賢有大道爲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誼誓諸曠日往蒞驛旄而其間有僑扎班荆蕭朱刎頸偶因汝穎之辨幾致洛蜀之爭勉進苦言同歸舊好夫意氣總千秋共許而才名均四海所知初旣彼此齊驅今豈後先分畝願披悃愾盡釋猜嫌從此同心永消浮論此偉業翹首而觀聳心而聽者也諸君子以二陸名邦三江重望遠則野王讀書之處遺跡風流近則海叟避跡之鄉名賢唱和主持大雅獎識同人結集篇章勒成卷軸九峯之月觀風亭賞心樂事三洲之葦羹鱸膾旨酒嘉賓眞昇平之勝集江左之巨觀矣偉業因風溯德臨紙懷人書不盡言可勝翹企

致學社諸子書

偉業聞之天下才行器識之士其生同時學同方而比肩接踵於里閭族

黨之間者其合志共術不問而知者也其有生同時學同方而相去或千里或五百里書幣之贈遺冠蓋之接見非有徵會期令可召而至也而近者雲合遠者聲應車馬滿道屢展到門結綯紵之歡置文酒之會果何道而致然耶要亦因乎其地與其時而已今海內方定兵革已息而求之九州之內有方千里之境其士人習詩書其小民力耕作煙火晏然無鳴吠之警者未有如江之南北浙之東西者也屬當國家右文之治繇制藝取進者既自力於功名之途而故老遺黎優游寬大亦得以攷故實而徵文獻蓋地之晏安而時之極盛可謂兼之矣諸君子之爲斯社所以樂昇平之化而潤色其鴻麻也豈不美哉偉業雖窮老海濱幸不爲名賢所棄敢不樂觀其成而病疹忽作逡巡不前恐仰負同盟諸公見顧之重故敢以書獻竊以士君子之爲學將射策決科取世資而致大位耶抑修明先王之教而學爲聖人之徒也夫誠射策決科則從事一卷之師不出堂戶之內爲術足矣今諸君子溯江涉湖戒舟楫齎餼糧不避風雨重趼而至者庶幾求英博卓犖之士方雅正直之儒輪寫腹心講求德業則其論文取友之道未可一二盡也一日審學術自黃潛柳貫以經術倡起藝學而

宋公濂用其師說首開一代之文治後二百餘年鉅公碩儒後先輩出終未有駕文憲而出其上者蓋窮經適用甚矣實學之難也偉業嘗親見西銘先師手鈔註疏大全等書規模前賢欲得其條貫雖所志未就而遺書備乙夜之覽吾師不沒於地下矣今諸公遵傳註而奉功令務以表章六經斥奇袤而補闕失如此則西銘之遺緒將以再振偉業昔見之於師者今復見之於友所謂學術之宜審者此也一日持品節先達如山陰橋李歸安練川吳門諸先生或講學而標正直之風或清操而篤匪躬之誼或三事公孤或承明侍從皆文章政事彪炳一時而遭患處變風霜不改今朝廷褒忠之典方下無非欲維持名教風勵人倫吾黨生於其鄉景行在望當於羣居論道之時求顛沛不失之義所謂品節之宜持者此也一日攷文藝弁州先生專主盛唐力遺大雅其詩學之雄乎雲間諸子繼弁州而作者也龍眠西陵繼雲間而作者也風雅一道舍開明大厝其將誰歸至古文辭則規先秦者失之模擬學六朝者失之輕靡震川昆陵扶衰起敝崇尚入家而鹿門分條晰義開示後學若集眾長而掩前哲其在虞山乎諸君子當察其源流刊其枝葉毋使才而礙法毋襲貌而遺情所謂

文藝之宜攷者此也。一日化意見語有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往者門戶之分。始於講學而終於立社。其於人心世道有裨者。實賴江南兩浙十數大賢以身持之。其後黨禍之成。攻訐者固敢爲小人而依附者亦未盡君子主其事者不得不返而自咎也。夫盛者必衰。盈者必具。苟於始事之初不能盡化同異。則開端造隙。何以持其後乎。所願老成者。援接英能。繼起者。搜揚耆碩。或彼讚而此歎。或前推而後挽。勿以窮達而異轍。勿以夷險而易心。勿以門地自許。而啟其驕矜。勿以語言薄故。而生其交構。所謂意見之當化者此也。偉業樸樸。邀謫陋垂老無成。實不足仰。參末論。祇以世故推遷。早聞道於先生長者。故敢竊其緒言。用陳悃悃。諸君子廣識博聞。其必有以教我。俾開其矇而震其瞶。則偉業雖未接塵而遊班荆而語固已處壇坫之下。托交款之末矣。

與宋尙木論詩書

偉業頓首尙木兄足下。捧讀來問。極論作詩之法。上溯四始。旁究六代。貫穿三唐。搜揚二季。追國初之元音。還盛明乎。大雅其於詩也可謂美且備矣。弟何人斯。敢置一喙。耶。弟材力蹇薄。於此道未有證入。自陳李云亡。知

交寥落。君家兄弟。謬愛遂使弟受過差之譚。要之古人不能庶幾萬一夫詩之工拙。弟自知之。恨其學之未能方欲捐棄筆墨。屏蹟乎深山。無人之境。原本造化。窮極物理。以幾幸其一得。又安能以應酬涉獵。申紙弱管之言。遽爲知己告哉。雖然。當今作者固不乏人。而獨於論詩一道。攻訐門戶。排詆異同。壞人心而亂風俗。不能不爲足下一言之。夫詩之尊李杜文之尙韓歐。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所不待言者也。使泰山之農人得拳石而寶之。笑終南太乙爲培塿。河濱之漁父捧勺水而飲之。目洞庭震澤爲汎觴。則庸人皆得而擲擄之矣。今之學者何以異於是。彼其於李杜之高雄雄渾者。未嘗望其崖畧而剽舉一二。近似以號於人。曰我盛唐我王李。則何以服竟陵諸子之心哉。竟陵之所主者。不過高岑數家耳。立論最偏。取材甚狹。其自爲之詩。既不足追其所見後之人。復踵事增陋。取侏儻木強者附而著之。竟陵此猶齊人之待客。使眇者逐眇者。跛者逐跛者。供婦人之一笑而已。非有尋丈之壘五尺之矛。足以致人之師而相遇於境上。苟有勁敵。必過而去之。不足乎攻也。吾祇患今之學盛唐者。麤疎鹵莽。不能標古人之赤幟。特排突竟陵以爲名高。以彼

虛僞之氣浮游之響不二十年嗒然其消散必反爲竟陵之所乘如此則
紛糾雜揉後生小子耳目熒亂不復考古人之源流正始元聲將墜於地
噫嘻不大可慮哉雖然此二說者今之大人先生有盡舉而廢之者矣其
廢之者是也其所以救之者則又非也古樂之失傳也撞萬石之鐘懸靈
鼉之鼓莫知其節奏繁箏哀笛靡靡之響又不足以聽也乃爲田夫獲婦
操作而歌吳歌則審音者將賞之乎且人有見千金之璧識其瑕類必不
以之易東帛者以束帛非其倫也今天鴻儒偉人名章鉅什爲世所流傳
者其價非特千金之璧也苟有瑕類與衆見之足矣折而毀之抵而棄之
必欲使之磨滅而游夫之口號書客之題詞香奩白社之遺句反以僻陋
故存且從而爲之說曰此天真爛熳非猶夫剽竊摹擬者之所爲夫剽竊
摹擬者固非矣而此天真爛熳者插齒牙搖唇吻闢捷爲工取快目前焉
爾原其心未嘗以之誇當時而垂後世乃後之人過從而推高之相如之
詞賦子雲之筆札以覆瓿而淳于髡郭舍人詼諧嘲笑之辭欲駕而出
乎其上有是理哉然則爲詩之道何如曰亦取其中焉而已閨宮之章清
廟之作被之管絃施諸韶箎者固不得與兔置之野人采蘋之婦女同日

而論孔子刪詩輒並舉而存之夫詩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
遷改山川雲物之變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胸懷與之吞吐其出沒
變化固不可一端而求也又何取乎嘗人專已喋喋而咕咕哉足下天才
橫發鴻富典瞻楚鴻河宗子壽兄弟又繼起而似續之宋氏之書以懸國
門而登明堂非弟之謏薄愚陋所能拜下風者也蒙手書下及既爲選定
足下之詩輒復陳其率畧惟足下更有以教之幸甚

上馬制府書

恭維老公祖望重樞衡功高戡定經綸南土折衝沿海鎮全淮樞軸中原
襟帶三江連七澤總半壁神州之筦鎖領百城雄甸之金湯此眞生民共
親其鴻烈而古今希見其壯猷也偉業竊伏草茅久叨覆庇仰請仁風匪
朝伊夕願未有咫尺之書一日之雅以見於左右而祖臺列之荐牘知已
之感所當銘之終身不敢有忘者也但才力必須自量而官職非可濫叨
偉業少年略血久治不痊今夏舊患彌增支離牀褥腰腳攣蹙腹膨脹
飲食難進骨瘦形枯發言喉喘起立足僵困劣之狀難以言悉豈有如此
疾苦尙堪居官効力趨踰執事者耶部覆確查鄉評品行學問實蹟共見

共聞者逐事詳列保舉到部偉業學行一無所取固不待言而患病則實蹟也共見共聞者也伏乞祖臺卽於確查之中將偉業患病緣由詳列到部偉業自辛未通籍後陳情者二請急者三歸卧凡踰十載其清羸善病卽今在京同鄉諸老共所矜諒撫按兩臺偉業已具揭請之矣而祖臺則舉主也方受德感知無可報塞苟不蚤以實情自言異日者卽欲竭蹶趨命而膏肓沉痾狼狽不前萬難上道有負祖臺之造就將朝廷責成保舉甯嚴無濫之意其謂之何爲此懇陳萬祈垂鑒得餘生未填溝壑俟病痊之日九頓台階以謝祖臺生成之誼耳臨啟瞻切悚仄之至

答黃總戎書

某頓首竊伏草茅仰聆鴻問山川貧阻未及致書歸依之忱匪朝伊夕捧接瑤緘知老先生爲某籌諮出處其誼甚殷而論甚切且傳述制臺老公祖屬望之厚見遇之隆勒拳款曲無以復加某謹拙自守之人也仰觀朝廷以寬厚德澤休養天下羣公師濟百辟賢能自幸以樗櫟之身涵濡聖化耕田鑿井詠歌太平本志所守止此而已弓旌俯賁猥及下走大札所及備悉殷勤偉業自揣平生於制臺公祖無一日之雅咫尺之書草

野疎賤特加荐剡此大臣虛公之道誠不可及而老先生千里貽札加稱譽於從未謀面之人賢者氣誼之合不以遠近爲親疎某何人斯敢當盛愛知己之德能無感哉此者請急陳詞正以部覆甯嚴無濫而賤體屢病難痊旣蒙知愛敢不實情上告此邇所以感制臺之知恐有以負制臺之德而吐其衷曲以答生成也乃承意旨諄切自富靜聽部覆豈敢以私門病苦再四瀆陳但某之謹慎愚拙如先生所聞或以見知於三四大君子而其清羸疲劣種種不堪亦素爲三四大君子所亮且亦憐而念之矣量材授爵論其可否自在朝廷之用舍而不在某之出處若以著述爲高行藏自卜則偉業惟有守分歛拙鼓腹嬉游以樂昇平之化耳於斯二者所不敢出也伏冀老先生進見制臺曲道某感德之念輸誠之懷容俟病痊躬謝并圖與先生面晤以申鄙忱臨楮不勝瞻切

南中與志衍書

過句曲望五門紫房石室之奇登鍾阜謁孝陵金支翠旗之氣講舍倚鷄籠山俯瞰臺城飛甍馳道之觀迴瞻帳殿駁駘駘之盛拜表出龍光門列較以下仗刀立直望之如荼如墨如火羽林伏飛之容還過莫愁湖都

人張水嬉采芙蓉荐魴鯉桂棹蘭槳之樂信江左之鉅麗吾徒之勝事也
志衍亦美我有此游乎清涼寺無高座談經玄武湖無水犀耀甲功臣廟
畫壁漫漶無陸探微顧野王添越公鄂公毛髮銅渾天儀款識皆蒙古色
目人不得如徐鉉蕭子雲大小篆書太學經庫書簡脫落不及竟陵王子
良鈔集經史百家諸生販繪賣漿者兒不及雷次宗伏挺教授生徒數百
列肆橋門多籬壁間物無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秦淮歌舫有屠沽氣
不得碧玉吹簫桃葉持檝唱烏棲曲謝靈運劉孝標輩作醉人志衍聞之
又爽然自失矣嗟乎涼秋獨夜危峯斷雲梧桐一聲猿鳥競嘯追念舊游
獨坐不樂世已抵隨和而吾猶戀腐鼠若弟者獨何以爲心哉丈夫終脫
朝服掛神虎門不能作老博士署紙尾也歸矣志衍埽草堂待我耳

梅村家藏藁卷第五十四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五十五

文集三十三

制科一

崇禎四年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天下也必有克續前猷之大典而後觀光揚烈可
以立四方之綱必有聿脩厥德之精意而後嗣服作求可以受萬年之祐
何謂大典令緒之所昭典常之所繫咸收於若舜撫事之內而無不脩明
者是已何謂精意夙夜之罔懈羹壇之罔間畢挈於一心宥密之中而無
不臨保者是已故總一統類而整齊萬民者法也命職而辨官脩德而布
政猷爲無有不備而明作敦大剛柔尤有時措之宜經理宇內而垂訓百
世者法也攘外以安內勸善而禁非治效無有不張而窮變通久節愛尤
有恰符之歎古帝王所以祇遙前休率百職以勤事而致民生於康阜不
承篤敘命羣工以効力而躋斯世於雍熙用此道也是以奉制而定一尊
上之所建立者秩然其不易而庶明勵翼用成其紀綱燕及之休法古而
建長策前之所懋建者煥焉其重新而衆積咸修享其正直平康之化其

道端有在於今日矣欽惟皇帝陛下剛健中正以時乘文武聖神而廣運建五有極四方遵聲訓之蕩平得一爲貞百度歸紀綱之肅穆寶冊衍青璣之慶歌重暉重潤於無疆靈壇展蒼璧之虔凜曰旦曰明於有赫遜志務時敏慎脩罔懈而緝熙之心法允符儉德懷永圖甘節以通而素樸之涓規久布金華晝接爲明諸爲董正宛然總章衛室之休風玉案時親乃啟沃乃論思信矣辟雍明堂之盛事征弗庭以靖衆運籌無煩十札白旄黃鉞救甯已奏乎膚功沛大賚以安民蓄積爰備九年赤縣神州懷保遍施其膏澤固已四三王六五帝而超出於尋常萬萬矣迺猶不自滿假進臣等於廷俯垂清問首諏以治法兼舉夫治人次及於建官理財愼典庸禮詰戎禁暴通工柔遠之道而凡獎恬旌廉之典民賦屯鹽之政終至於兵餉撫賞與綜稽明罰之條無不備陳雖唐虞謨誥成周咨訪何以過焉臣圖事揆策雖無見事之明而畢智竭能可效一長之策敢悉其所知以爲陛下獻焉臣聞之人主之立法也知明意美道高德厚設誠於內而制行之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然非選溫良上德之士以因能而責治經常何自而脩焉故必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使上有以持其統下有以知所

守則法度可明統紀可一皆從此始也人主之立法也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隨俗之宜而通變之政文章皆其效也然非舉通道進善之人以分職而效官典章何自而備焉故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使教化自內以達外道法自畧以及詳則智者獻明能者效力皆從此始也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凡邦土邦教之職司農司寇之官無不掌其職入脩其典禮詰其兵戎於以食足貨通而遠方來服此三代治人治法之明驗也漢唐設職浸失初制而凡錢穀之任有掌德刑之教有司無不制其出納脩其彛常戢其兵革於以重本抑末而遐邇率俾此後世治法治人之明徵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一代之所尙而創制顯庸上追虞夏之模收庶績於咸熙而立綱陳紀遠邁漢唐之制陛下脩舉而率行之此眞建久安之勢而道德隆於百王成長治之體而淑問揚於疆外者也廼伏讀聖制有曰時遠則玩愒易生玩久則初意廢失而於下之風習邦之賦用養兵修備釐弊懲姦之事猶兢兢焉臣竊思之夫君之所以制下者格也極之積漸以課其功則倖心不作所以養獎恬之化者至矣而世習未變其何以勸焉惟以實試賢能爲務而有一材者居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退讓所

自生也君之所以養士者祿也厚其爵予以彰有德則冀念不生所以成
養廉之德者至矣而風氣未更其何以勸焉惟以貴誼賤利爲先而見賢
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廉法所自見也若夫賦稅之數強人以從已難
抑己以從人易故漢人之法司農掌田賦之入少府掌山澤之稅邦之大
事費出司農而共養勞賜咸屬少府蓋不以本藏減末用不以民力供浮
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則民與賦交利之術存乎節用而已矣農商之政貴
本以抑末難緣末以通本易故國初之制商人耕墾下之田鹽吏給關中
之引邊之積貯有賴商人而因山煮海大開鹽利蓋不以屯耕苦吏卒不
以賦稅困內邦貴五穀治鹽鐵也則屯與鹽相濟之計存乎重農而已矣
廩兵餉果無良策乎夫漢起田中爲吏卒唐以屯種爲府兵其時漕法之
省何如也自變爲羽林驍騎之選而其後遂有養兵之費故惟汰其老弱
而選取民壯使無事自爲耕耨有事自爲調度則軍政備乎里卒伍成乎
郊而兵餉可無慮也撫賞果無勝算乎夫漢人絕匈奴之約唐人廢渭橋
之盟其時中國之盛何如也自參以請好和親之說而其國遂有無備之
虞故惟棄其甘言而急爲防禦使攻之不爲招寇約之不爲見欺則營費

者久甯一勞者永逸而撫賞可無患也所謂綜稽者君操其名以責實臣
治其職以赴功其爲能吏者必有事以知其能其廉吏者必有事以知其
廉天然後職任脩而庶事康焉所謂明罰者制賞奪以勸其從嚴刑法以
威其淫使從上化者既可治而不可亂其不率上教者亦自重而畏犯法
夫然後上下順而風俗成焉故有體統以肅之於上而翼明佐治諸臣復
有勤相之勞則四夷嚮風海內致附所謂求王道之端而正其本也有憲
典以振之於先而大法小廉羣工皆有克勤之職則教化大行民生有濟
所謂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也抑臣更有進焉夫朝廷者天下之率也道
德者政治之端也願陛下加之意而已昭前之光明而效其成制則有以
祇承於厥休然至時勢所趨則不法其政不循其俗尤有善制之宜觀下
之情性而治其大綱則有以加惠於庶類而至規條所繫則泄之以彊斷
之以剛尤有救時之術斯極治矣臣愚不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
越之至臣謹對

梅村家藏藁卷第五十五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ghosting. Some characters like '臣' and '王' are visible.)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六

文集三十四

制科二

崇禎九年湖廣鄉試程錄 序一首 論一首 策三道

湖廣鄉試錄序

崇禎九年秋八月湖廣大比士上俞禮官請命編修臣偉業偕給事中臣
致往典試事臣材質闇薄皇上拔置侍從夙夜畏慄弗克奉稱今奉詔命
臣錄楚士臣懼任之不勝然楚之多材於何蔑有臣其敢弗力臣惟大雅
文王作人棧樸之五章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木有綱紀正而不收四方
之才者也文王綱紀四方多士趨之其伐崇墉也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
方以無侮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未有綱紀正人材得不收四
方之功者也今國家以天下之士而一之於學以天下之士之學而一之
於道道者行於己之謂德適於人之謂材比於事之謂藝通於變之謂術
故士有志行清白執節凟固以爲道者有寬博善謀剛毅多畧以爲道者
士有通達經術多聞內植以爲道者有明習法令治煩去惑以爲道者士

有進退揖讓比禮節樂以爲道者有奔走禦侮折衝厭難以爲道者上之科令一而下之材分殊其何以比天下而同之曰漢之數路不及賢良唐之諸科不及詞賦我國家寵進儒雅登用俊良不計口率不議限年不束聲病是非不難孤文絕義舉德材藝術之士而一以帖誦試之若是者豈文焉已乎曰凡以爲道爾道者文亦所自生德材藝術所繇出也皇上興化建善選忠用良布求士之詔下責實之令庶幾得文武材以備任使行射禮復明法明算諸條猶恐教誨之不先士未必其馴習而服習之也下之禮官博諮其議諸士生明盛之世應察舉之詔上則有道先揚次亦曲藝必誓其何有不感上之恩德而率上之誠令也臣聞高皇帝召國子生命之射爲稱文武吉甫之詩吉甫楚產也宣王之時荊州太原皆有寇難吉甫北伐方叔南征美方叔之功者曰征伐獫狁蠻荆來威豈以六月之師方叔從吉甫有功南人惜其先聲哉以楚人定亂功莫有如吉甫者也楚士矜氣誼負志節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不避事不違難楚兵標以銳未嘗挫北楚地名山大川廣藪魁奇環達之士生焉然則求士之文武材稱上任使者其莫若楚楚之先養縣基之藝不過下大夫孫叔敖乘馬二年

不知此杜楚國以霸論者以材不如德藝術不如材然國家文恬武嬉二百餘年流寇發難荆襄漢汝井陘木刊天子詔用楚餉十萬以饒楚士之在行者申息之北門諸將之過者以數百微盧庸濮之師無不提劍揮鼓願爲前行忠孝之所畜其惟士乎猶曰文武異用不在軍事若此者其於道甚不可也臣聞之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又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楚大夫如楊文定夏忠靖諸君子匡危疑恢王畧身兼數器有直毅強正之風楊忠烈持直節好彊諫觸禍患臨死生而不顧此所謂不畏彊禦者也雖賁育何以過諸士而爲此也天下士之求行其必於楚矣士之求材其必於楚矣而不若是雖外有備材過絕於人臣懼其經術無所師受傷於德而累於道也書誓有之伋伋勇夫截截善謫言說曰是非君子之勇也伋伋者是非君子之言也截截者豈諸士之所期也哉夫簡文小誦拘牽流俗不以此時佐國家之急表樹行能與夫乘時鬪捷負能而遺行者皆道所弗取功令所必禁然則諸士服文王之德輔宣王之功以無負國家綱紀作人之意其在斯乎

王者之道於其內不於其外於其實不於其文於其虛不於其盈知所以
理情性則高而能下矣知所以處德位則滿而能損矣知所以飭己而治
人則恭而能安矣知所以尊道而重事則慎而能止矣夫人君有持一術
而百行脩庶事舉天下後世從者其惟敬也真西山曰聖王以敬爲脩身
立政之本生民之初于于而雖雖祖禘而踴夷能知立如磬折乎拱如桴
鼓乎拜而頌至地乎抑知事而君臣父子莊莊乎其悅兄弟朋友抑抑乎
其儀乎曰不知也是皆聖王之教也聖王之教聰明以爲德矣而見有道
必齊尊卑以爲序矣而禮高年必杖冕而纁采可以爲臨矣必前俯而後
仰佩而珩瑋可以爲度矣必衡折而委蛇然則爲聖王者不亦勞乎其爲
道也不亦繁乎於以教天下也不亦難乎曰本存焉故爾本者謂何五味
之本以和五色之本以素雖有嘉稷弗忘五尺之耒雖有綺縠弗忘三月
之桑丹青在山入寶而用之而或不能名其山良玉在野人服而珮之而
或不能名其野人知師氏之樂師氏之樂非琴瑟也人知公輸之藝公輸
之藝非繩削也人知聖王之光施文惠燭明四極不知齋莊中正其爲道
之淵泉也匪勤弗昌匪逸弗亡無怠無荒是爲聖王聖王之治天下也天

尊焉而日月當時民衆焉而歌舞自來羣臣庶官材焉而小大受祿戎車
之警無或聞也弓矢犀革出於四境無外懼也圭璧在笥鬼神既格祝史
之詞有報而無祈也太山之隈奚有於阜大海之蕩奚有於川喬木之下
奚有於植然而聖王進師保而命之曰爾得毋以寡人爲驕乎以寡人爲
汰乎其拂我而弗舍我將終身守此翼翼朝國人而謂之曰百姓其有憂
乎庶政其有闕乎匹夫勝余敢不畏圖將終身守此栗栗處法官之中明
堂之上適然以思曰吾其在佚而勤乎不然則已踈吾其居安而懼乎不
然則已玩誠無垢思無辱將終身守此戰戰也君臣父子非敬不親神人
上下非敬不格軌章物采非敬不立官爵刑賞非敬不行夫敬生於人心
者也潢汙之菜采之烹之登於鼎俎溝中之斷樸斲丹蘄入於饗獻則見
者爲肅衣冠盥手足矣人有挈一石之樽不知於色奉三升之酒舉前曳
踵者敬在故也聖王知其然也爲之昭文章辨等列明少長習威儀使人
見其動作有象俯仰可受則而敬之畏而近之猶恐人之有易心也臨之
以天地懼之以鬼神爲之說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敬者養之以福
不敬者敗以取禍若此者自其君公大夫以及乎匹夫士庶無有易之者

矣自班朝蒞官以及平燕居夙夜無有違之者矣魯隱觀百金之魚僖伯疾諫景王鑄無射之鍾州鳩獻箴君子必敬其耳目公子言懼是宜爲君大夫語犯必將有咎語曰牆有耳伏冠在側君子必敬其語言齊侯撻笏於會震矜不終晉國慢瑞者亡肅命則霸語曰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又曰火滅修容慎戒則恭恭則壽君子必敬其容貌鄭子華服不衷而身及齊慶氏車甚澤而人瘁君子必敬其車服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蘇公司寇式敬爾獄君子必敬其政刑趙襄子得兩城中食而憂晉文公定三國側席而坐莫敖徂蒲騷之役號公恃桑田之功君子必敬其兵旅先民之恭以將烈祖夙夜之畏是享文王孔子猶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君子必敬其祭祀蟋蟀歌而印氏以無荒保祿草蟲賦而子展以降心後亡子圉招亂伯有爲戮君子必敬其宴享是以聖王之世上無戲渝之言下無陵暴之俗百官無跛踣之容庶民無流淫之行其爲道也顒然以和懇然以端偃然以肅翼然以莊見以爲可休而不可休也見以爲可佚而不可佚也其於天下也不約而誠不令而一豈非敬德所致也哉堯典稱欽明欽者言敬也馬融曰威儀表備謂之欽漢志曰內曰恭外曰欽堯之

敬其在外也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又曰敬體而明用堯之敬其在內也合內外而一之此敬所以爲明也坤六爻辭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疏云直內方外易之辭不曰正以直內變文以見義者言正者之能敬也太公告武王以丹書曰凡事弗強則枉弗正則不敬枉者廢滅敬者萬世此敬所以爲正也後世之言敬者其惟程子乎程子之言敬有二說其一存乎知其一存乎禮存乎知者程子之言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存乎禮者朱子之言曰程子之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言動之間夫存乎知則明之說也存乎禮則正之說也王者有其功儒者有其理聖人得其道賢人得其義所以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位尊祿重而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敬夫

第一問

愚聞之君之於政也在所任也惟正人是庸惟匪人是退以立庶事以興王功所任得也君之於政也在所聽也惟嘉言弗伏惟辯言弗聞以持國是以定衆謀所聽得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禮曰事君者大言入則

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人君博求賢能獎進忠直士之生其國者如此其庶且多人臣之進說於君者如此其利且遠也天下之大何患無材羣臣之衆何患無直雖然殊能絕行之士勞心盡節所忻侃侃擲藎積於前矣其或爵祿所勸天下士之來者日益衆邪正並進忠佞無常斯亦有國之所憂也人主所以馭之者其必有道乎高皇帝諭羣臣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故無所回護小人巧於修飾故多所隱蔽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高皇帝知人之明官人之惠度越萬古與堯舜同德其諭羣臣反覆以君子小人爲戒蓋以貞佞不並立忠邪不共朝奸回之士折公實之臣背誣之謀亂黨正之議此堯舜所以難壬人聖讒說耳洪惟我皇上聰明勇智寬仁威惠之德遠追堯舜同符太祖卽位之初進有德誅大愆責公卿以吏事雖萬里之外諸大吏惴惴奉職一不稱盤毛釐纓法弗少貸憂勞海內慎擇守牧下令羣臣各舉有道方正之上郎官以下庶人流外無不察舉弘開使過而亂人之黨先暴其辜謀及芻蕘而誣上之言必下於理天下之士咸洗心濯意以承休德愚生冒臆約

結固無奇也生明盛之世豈有遺慮乎其何言之敢獻何計之敢圖惟執事之問而竊以意對愚生聞之自古公忠有爲之臣利不必其在身當官則行謀不必其出已見義則斷其得也有可紀之功其失也亦有不避之罪故資其器用有益公家若守智安祿之徒於國家之事非不知其可也而恐其爲己罪也又惡人之功之掩己也因循沮壞以至於弗爲及事機顛蹶彼固未有顯謀從容固位終受其無咎彼其時天下之責非不至也能言之士非不衆也然爲之者往往覆塞其小過以解免其大過夫人臣有大過幸自解免而諸士大夫之望我也匿名跡示歸誠以營去其小過適陽爲謝曰天下不安諸臣所責是也若所引不敢承也夫大過則謝而受之不以爲負小過則營而去之不以爲嫌而人臣遂無過矣無過而天下不安何也以天下之無材豈惟無材也將疑天下之無直夫天下近無材與無直而名爲材與直者將安歸乎而言事者起矣雖然不可以不慎也天下有弊人無弊法言者議法而不及人以法無所畏沮而人多所遷諱也天下無弊法多弊例言者議法而不及例以法易於改爲而弊難於披剔也所欲行則抱虛而進之所欲去則厚誹而出之法去而人不易法

變而例又生甚至利與害兩窮而不可解此古人與言之通患也我國家設官立極機要之司非止治文書銓衡之政非僅稽年考執憲不得以奏卻而奇請司馬不得以喻度而亡師今皇上所以禮諸臣者可謂至矣諸臣所以事皇上者可謂勤矣上意以四方未靖夙夜弗遑諸臣簿書期會之是憂國之大事不聞曉然畫可否於上前夫先朝滿四之叛彭文憲持京軍不可遣兵尙書有危言弗爲動而項襄毅得以討賊那吉來奔高文襄從總制請力主羈縻舉朝危之王襄毅卒以靖寇此二臣者苟令石城未下俺答未臣豈不知言出患入而爲國効節不顧後難今者內寇外虜戰守撫勦諸臣有能爲皇上任之者乎洪武中陝西士人上仁政書而不及愛民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而不及用賢高皇以其弗達政體面諭羣臣降旨切責皇上謀卿士庶人之從而嚴無藉弗詢之戒衆言是同亂政必斥詔書數下而上書言事者卒循尙浮詞無卓爾異聞前代吏民封奏或於鼓院投遞或於仗下面陳言繁多以決擇漢昭帝令杜延年平處復奏宋神宗委司馬光張方平詳定選擇我宣宗章皇帝三年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尙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夫先朝如甘州戍

卒以言事賜衣一襲鹽山縣丞以應詔條上十事蘇軾曰庶人之言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公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也今之吏民有能爲皇上陳之者乎用人之法功過一而職事修進言之道利害清而是非正此皆上意所責成明詔所訓誠愚生畢智竭慮竊願與諸臣交修之也廼執事之問又曰重郡邑之職選府史之材合庶官之謀達百姓之隱生請歷數而備言之夫守令之所治者民也監司守倅其主書從事能操舉狀而民之不得治者二三矣經賦科調文案填委閭左桀黠把其疎密而民之不得治者五六矣里尉閭司禁令易令游夫閒民流言飛文而民之不得治者八九矣然則下嚴符繫來庭中者下戶羸弱之民耳是昔之治者四民今之治者一民也府史之所急者官也漢法有市籍不得宦爲吏今長安游徼更多賈人子矣漢法左馮翊卒史秩二百石今提控以下視其所輸先後以私錢代矣其黠者舞文造姦擊鐘連騎志在老於吏乎管庫之職非其好也資歷既久不得已而後乞官是昔之府史志在官今之府史志不在官也夫庶司之義所以未同者古者天子稱制臨決有稱丞相議是者矣有稱博士議是者矣今卿貳嫌不逼

上占位署名庶官衆僚議成而弗與令出而弗聞百姓之隱所以未達者苟爲忠信誠懇之民其不能自直於里尉矣況郡縣乎苟能豪逞陰譎之民其不欲受治於使者矣況郡縣乎置之則大姓漁食鄉里察之則姦人交錯道路然則四者之效從可知已欲四國之有政則重其任欲吏道之勿雜則慎其人欲稽叅衆謀則定百僚會議之制欲盡極下情則復監司奏事之權雖然非此四者之難而人與言之難也非人與言之難而人與言有君子小人之難也夫得一賢士愈於百城之地得一嘉言愈於治萬民之功如是而後知天下未始無材未始無直天下有材與直而功過可一也利害可清也功過一利害清堯舜之治不難致也愚生聞之用善如采葛焉綿綿之葛生於道左采而用之爲絺爲綌不則委之矣去惡如去草焉或薙之或芟之能無除乎或蘊之或沃之又無生乎是在皇上加之意可也

第二問

曆者歷也歷日月而象之也日月之行聖人以賓禮致之其食也以武事救之夫不知其來不可以言賓也不知其往不可以言餞也不知其道里

次舍不可以言救也於是爲之治祿以求密度而曆事興焉雖然曆之興也其號最密不過數家餘或增損傳會不應軌道所以然者前代禮樂未備服色未改百官職事未脩宗廟樂章未定一時君臣皆赫然有改制作之心而言天者以其術進五行竊渺刻度荒忽苟不參之人事進以儒術無以服當時示後世於是緣飾圖記雜考鐘律博引經傳使人見曆事一定貞符著黃鐘和易象春秋合清臺之下課在上第而曆行焉然曆之爲道非覃思畢智以求定率盈虛發歛差之杪忽不能得也我皇上舉正而日星爲紀明民而閏朔必書立典常定明制以協三辰以和萬國孟冬月朔太常具羽葆師氏奏樂百官朝服賀開明堂頒正朔疇人子弟見國家禮樂之盛制作之備曆事無所用其緣飾故煩辭廣証廢而不存考實求真必其驗此天以宣考四時之責授國家也豈歷代之所同也哉蓋嘗論之生民之初紀年以禾炎帝入節倣農事也軒轅甲子系日成也帝嚳序星徵天象也堯立閏月四時始定舜造璣衡七政以齊夏后周人其教漸小正載於戴禮月令記於周書二篇存焉五星聚房兆開周之慶歲當鵠火紀克殷之祥自是以迨春秋率歲登臺測驗日至順天以求合故閏

多矣置晦朔國殊其時有疎舛而無穿鑿周末秦初緯書競作遂有六家之曆托之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大抵以四分一爲歲餘九百四十分三百九十九爲朔實遷曆元以就當時何異削趾適履故桓譚稱其矯妄杜預疑其非真也漢初張蒼承奏用顓頊曆洛下閎太初舛駁尤劇劉歆三統辨而非真東漢四分跬步不行前此諸家無異一邱之貉劉洪乾象始減歲餘創制月行遲疾陰陽黃赤交錯以合天度爲推步師表景初泰始無加焉姜岌始以月蝕簡日躔何承天始以晷景定冬至祖冲之始變章法之固分天歲之差張子信始立入氣之差正五星之序傅仁均始改平朔爲定朔則蝕必在數月無朧朧前此二十三家至僧一行大衍曆而始密其一歲差斥建星之謬躔差得馴積之變月食辨內外之道歲星分超次之殊神悟綜覈諸家罕及然時有不合則謂乾造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度之中亦其所昧也然後之作者迨於宋金終莫越其範圍或遷就畸零以逐天變一時偶合數十載輒差矣元太史令郭守敬作授時曆創簡儀仰儀高表諸器用二線代管窺推測宿度餘分皆盡當時測景之所二十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以前後晷景折取冬至

加時自丙子迄己卯增損歲餘歲差古今冬至悉合以太白辰星之距驗日躔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限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寅合時刻定晦朔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朧朧定交會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演積立元之謬一本天道之自然其諸應等數則隨時推測可以貽之永久明興高皇帝首嚴欽若曆象之典召天下通知律曆者議曆法三年立欽天監自五官正以下專科習肄十七年修清類分野書書成賜諸王楚亦有分焉是年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書奏擢爲監正李德芳言其改不用消長於古法非是統疏爭而大統曆遂行列聖以來未之有改也唐開元六年太史監瞿曇悉達以九執曆至京師大衍寫之未盡當時攷驗第下者里差使然元至元四年西域有萬年曆行用而授時陰用其法儀象有地理志者本爲圓毬畧如今之西說國初靈臺卽有回回曆高皇帝稱其精密有驗緯度之法中國書所三卷其法造於隋開皇己未未能悉合也皇上以舊曆交食屢不售俞禮臣之請開局設官譯書制儀以宣

昭一代之制一曰曆術術者戴記挈矩九章勾股是也古之勾股知用邊不知用角以勾實股實弦實若三和三較相求而已隸首之術蓋窮於此三邊之對爲三角邊無方大亘六虛小限咫尺轉心之角必應極界之弧積分成度以至九十並有一定諸線以直線割圓輪內曰弦曰矢外曰切曰交同隅餘角諸線如之挈有定之角御無方之邊內外相顯進之圓面曲線以首尾率相易爲用二曰儀器求倍勝之法資倍勝之器以測三辰地平經緯以測相詎度分以測赤道黃道經緯以定時刻古以渾今以平古以全今以隅徑廣三倍分細十倍赤黃分器咸極精審三曰度地漢人罕識渾天今人罕識渾地不審地形測天何階水地合一圓珠閭虛之圓其景也周偏生物戴履不殊以觀日爲晝兩極下極寒以半載爲晝夜赤道下極暑以二分爲夏二至爲冬北行累日北星漸出南星漸沒形圓可知里數亦審四曰測天天爲動物本行無不右旋爲性所循黃道所宗黃極而又循赤道左旋外此則不動爲諸動宗赤道經緯圈依斯而設故黃赤道相距今漸以近而曰道隨黃道如故十二分次古人非能得諸鬼神蓋依當時日躔而設直從今日二交畫黃道以分十二事理爲允但經緯

度用赤耳恒星麗天終古不改而微循黃道東移是與赤道斜迤參差糾紛轉易故古來距度諸曆互異樞星移去北辰過三度也七政運行乍舒乍疾是其輪轂不與地心同處人在地視之輪轉一高一卑則遠者見遲近者見疾授時以前此秘未啟回回曆用同心輪負小輪小輪之心循同心輪而右日循小輪而左俱一歲而復小輪半徑與地心不同之分並爲日輪半徑百分之三有半是爲贏縮宗因舍此言曆殆眞瞽史五曰步氣歲實之數生於日躔後世日消繇日輪之轂漸近地心也舊曆齊之故不能以相通授時創立消長上考往古百年加一下驗將來百年減一魯獻以還四十九事而合三十九大統又復齊之爲二十四刻二十五秒知其謬也今之改憲長乎消乎二千餘年之消驟長何憑欲消則實測爲據者不服也太陽以贏縮知高卑高卑之最不直兩至百年右移一度故行度多寡冬夏異而春秋亦異繇斯以求日躔之實而歲實安得齊也紀月則有平朔定朔矣紀歲何獨不然平歲用授時消分更以最高差數加之則冬至定矣六曰步朔朔者無所取之取之食也月離眞度多差不可目視而器測必以食甚日躔之衡而得月行天一周黃道內外各半曰交終過

之又逐及於日日朔策其一高一卑環轉曰轉終又以小輪自行加減爲未足也法用同心輪負本輪之心而右本輪又負次輪之心而左俱一周而復月復循次輪而右半周而復次輪半徑半於本輪半徑并之大至八千七百得五度弱爲上下弦惟朔望月在本輪內規不須次輪加減七曰步交食加時蚤晚不在朔望實時而在人目所見之時然必先求實時先推日月中會計其平行及自行而得均數然後以均數加減求得實會因得實時此卽古法躡離朧而加詳焉也食分多寡以日月兩半徑較月距黃道度分得其大小次求二曜距交遠近與古法不異第日月各有最高卑景徑絲之小大黃白距度有廣狹食限爲之多少皆以目視爲據不論實交地心人距地心之羌能使視北爲南曰南北差刻羌蚤減晚加授時以赤道距午爲限新曆以黃道出地最高爲限曰東西差併最高卑三差以爲勾股形黃道正中無勾差正東正西無股差皆合於弦也故地心實會改爲地面視會也八曰定五星天以遲疾定高卑又人目距地心之差恒星獨無卽爲極界填星最遠僅得數秒太陰最遠差過一度六分太陽居中視差三分太曰辰星時與上上黃道緯度恒星不遷五緯時異其

經度恒星七十年又七月行一度五緯各有本行赤道緯度恒星五緯皆時異其經度恒星爲黃道同升度五緯各有本行並以同心輪負本次兩輪或不同心輪細行雖曠可以一術齊之矣若夫清蒙之氣盛則高而厚減則薄而下昇卑折照大於本形夜刻爲多水氣彌甚故經度不差緯度多差眞高在下視高在上差高之緣端緣於此抑度數之理研幾極深考驗必哲今術之不能通於古猶古術之不能通於今何必古人之信而今人之疑乎夫古者傳會之家唯從事於末不求其端故繼紀瑣言不足依述漏見曲論反戾正理今以國家禮樂之盛制作之備而疇人子弟參互層術累黍不失然後天子升靈臺望雲氣吹時律觀物變詠福祉舞功德是應事之成也豈不盛哉

第三問

國家自秦晉流孽輕心語難民人蕩居大夫盱食車馳而徒走八年於茲矣天子威命震疊集諸路之師東西追孽苟將士一力宣揚國威先聲所指羣醜蕩駭何難禽獮而草薶之夫寇賊奸宄蠢騰頓賊皆一氣所生自古流孽之作未有不號數十萬數十萬之衆未有一敗而卽滅者也賊

初作難發於延綏其北多逃兵而神木靖邊綏德慶陽延安最劇南多饑寇而西川清澗中部延川保安最劇據府谷破合水諸縣延鄜慶平之間并涇木刊者幾千里秦食盡晉代之受病先後渡河而東者三十六營首據河曲破汾霍蔓於興嵐已襲據臨縣陷遼州東擾澤潞內犯忻靜五年之內九十郡邑不被寇者三五耳晉食盡豫代之受病其波及楚蜀兩畿者皆豫之餘也南侵武安據林縣聚於武陟河以北騷然苦兵關入畿南掠趙州甯晉則自五臺侵行唐臨井陘南哨臨洛邊兵大集還逃河朔賊大困乞降亡何河水合有颶池之潰賊之未潰也誠以此時塞太行之口斷河北之津駐兵曹濮扼非使東軼羽林快飛之士從中下與諸邊勁騎蹙而殲之賊成擒耳稔惡未已再得渡河從此而南分爲三支入伊陽犯商洛或自嵩伊犯汝州南屯魯寶縣華陰復歸盧靈稍入於秦其南走盧氏嵩縣三山繇間道至內鄉驟入楚其東潰者徧於宛境及汝甯歸德內犯新蔡已越壽毫陷潁州奄入中都聚廬安圍桐廬皖陪京大震旋返永雖汝黃踞伊宛或掠雲夢大抵皆還商維合於大賊其入楚者據鄖津蔓荆襄之間破當陽入於蜀回聚房竹遁平利或自鳳隴入漢返鄖連營十

里犯均光流毒襄陽隨應伏黃陂屯桐柏信陽走蕲黃逼襄鄧別自英山破羅田迫於大兵盡遁秦川方秦事之殷秦將士大小數十戰斬首三萬六千弓不及箭馬不及秣掠者不及收傷者不及起數道之寇復相率而歸秦秦地方數千里防豫之界曰關門曰商雒防楚之界曰平利曰紫陽曰白河防川之界曰漢中曰甯羌防晉之界曰延鄜黃河一帶賊未入秦逐賊者窮馬足扼賊者壞車轍謀聚而殲焉既併入於秦合於大夥而賊益慄悍無忌再自秦朱陽關直犯汴城還竄禹許從沈丘突穎亳別自嵩鞏趨陝禹圍密縣去擾澠永或遁靈盧已乃殘維汝南破和合圍江浦滁州西還汴城走入內浙漢江春殘有自白河光穀而渡深林密箐阻山公行邊兵既撤荆襄之間受其虔劉矣而內浙之賊再擾漢興之賊已深秦豫之警月凡數告兵何繇以息民何繇以安也哉詔書切責諸大吏盡賊而止賊奔敗之餘跳驅走險困蹙乞降冀緩我師國家以大兵臨之若不自縛以獻屈疆山谷間如釜魚阱獸趣即糜爛耳雖然賊褻勦棘矜之人郡縣討捕力也不得已而至用兵偏將軍之師費旬日糧足以辦此乃自有賊事以來督理則三邊五省總其令撫治則秦晉豫楚蜀鄖鳳陽兩畿

通其謀應援則南樞兩操東撫防其潰總鎮則征西鎮西平羌臨鞏山西
昌平保定湖廣將其兵士卒則禁旅六千薊密夷漢關遼鐵騎天津招標
鎮竿茅岡施南石砭川浙黔滇辰虔數近十萬供餉則截留部發問寺馬
價親藩士大夫捐助數逾百萬旬獻首功月報大捷積歲斬馘每營萬計
入大營合之無慮十萬而賊勢滋蔓益甚入晉已多於秦入豫楚愈多於
晉者何也夫士不素訓不可以應卒計不豫定不可以弭變申令不齊不
可以明罰糗糧不備不可以致武兵者武事以怒則立解甲之日距躍曲
踴乃可一戰李陵軍有女子而鼓聲弗起豎穀陽進酒子反而楚人宵潰
今前有一死之懼後有三軍之樂往者既利來者慕之採掠稽留緩追還
賊夫先自退也已焉能先人且疆場之間一彼一此賊在秦豫則秦豫急
賊在淮楚則淮楚急事之不捷過有所分雖無專功亦無專罪將士多高
班詐增首級足以養階勲避文法其甚不律者大吏不能直繩奏下兵部
乃當之奪官夫死敵之賞與奪官之罰未見人之趨賞而避罰也爲將之
道非深執忠孝持已廉信則輕財果毅獲人生死今之將帥奉己而已志
不在軍軍之所出下令懸賞饗士椎牛之具將不能辦也旣戰折矛傷弩

罷馬亡矢之費將不能出也傷者空財而共樂完者內哺而華樂將不能
給也廼聽其自掠而將操其五坐而得利故三軍之中約束禁令將不爲
也且又不能賊之來也百里斥埃唯視苗頭兩軍相當則有活仗賊初以
輜重爲餌兵以爲利繼以脅從爲餌兵以爲功夫至兵以爲功百姓之命
其哀號宛轉於矢刃之下者不可勝數矣賊之所過憐地無類家貧戶饑
民生不聊過賊死不遇賊亦死藉第令無死官軍所淫掠者十室而九老
弱顛踣壯夫註誤士賊數見告矣客兵行鹽月餉三倍土著賊傳城而陣
迺請濟師賊去而兵始來兵罷而賊又至有司餽廩竭矣或閉門而謝曰
我所守者天子之民也將或循城而徇曰我所將者天子之軍也郡無見
錢縣無見穀本折兼支逗遛城下夫士之偏袒搯擊深入敢決皆以氣之
趨與力之銳故遇敵則奮乘堅則拔今調擾之卒羸糧數萬負弓矢萬箇
越燕趙齊魏之郊匱地數千里而未見賊賊阻林谷爲險士緣山負食乾
糲飲水不見鹽穀曾未接戰師病矣郡縣供其屨履資糧可也不則桀鷙
狼戾鼓之弗前尙安事兵吏議不能盡賊曰撫之夫賊撫則我民也不撫
則我寇也奈何其忽今宜布詔書許以不死賊且降且殺人未肯解甲嚮

者臨縣信之而城破眞甯信之而印失武陟夾勦信之而南逸於河棧道
合圍信之而潰決千里置河西則抄暴不止編行伍則抄掠如故其帖然
不終叛者僅一二支耳然則今日之計從可知已賊阻山我師奪山者勝
賊忌水我師扼水者勝賊恣掠我以饑困之賊用衆我以寡擊之賊以乞
撫愚我我以計間之潼關之險失其通者曰華陰曰華渭曰商南曰雒南
大散之險失其通者曰階文曰蜀道曰秦川曰斜谷子午黑水谷高山絕
險遂爲五達之衝矣盧氏內鄉浙川三省之會伏牛深亘數百里太和諸
山地接宛洛漢興均穀房竹彼抄盜公行我車騎難入英六山深土曠賊
走集焉吳越守江其要者曰焦湖望江裕溪泥汊齊魯守河其要者曰上
流自曹至延津三百里下流自單至徐三百里此數地者今日之所急也
秦豫土疏民慢山邑恃陋城已惡而不修村疇鎮集富比一都而無境垣
之守楚則商車所集市民饒於郭郭民饒於城賊皆生心犯此數忌以爲
賊資而我有叛兵有土寇有難民以日益其衆援師日夜奔郡縣之急而
陵園漕運親藩諸地宿重兵賊勢益急我師愈分我師愈分賊勢益急此
變計之日也客兵戰主兵守山民守皆澤民守川重民守家輕民守市無

郊處而驚無散地而走無夜呼而恐無露積而懼諸大吏視郡縣足辦賊
以賊委之厚集其力無分兵無奔命視賊甚獷悍者扼其一支賊之所逐
我必斷之賊之所避我必致之以數省之師先後夾擊屠磔務盡賊偏敗
必攜無黨必阻然後宣示賞購洗滌脅從百萬之衆可一朝而散也且討
賊以來大臣不聞自請視師者士大夫不聞以家財佐軍者大帥不聞以
罪用鉞者士卒不聞以功遷右列者其故何哉惟邑丞郡倅能殺賊者卽
爲眞廝徒役養能殺賊者卽爲將百姓有止賊爾獲者以其全予之散私
財募義勇者賜爵級束帛風示天下若夫芟舍草止之禮也糧從軍行之
法也軍無頓舍士不宿飽而欲卒乘之輯睦此不得之數也士持糧置竈
老弱私從負羈縻羸囊橐士傳器而食嚴刁斗而止無因民火無雇舍宿
如是以令於軍中曰犯者殺無赦軍志於是乎一矣是故民弱而其勇可
使也兵驕而其教可立也兵民志意不齊其道可相爲用也夫使民不畏
賊兵不擾民而賊氣弗破傷大黨弗震懷者有是理哉然則將士受詔討
賊八年功弗成是皆謀臣之失長計非賊能久稽天討也式遏寇虐以綏
四方是在皇上斷之而已矣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六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七

文集三十五

奏疏 揭 疏

劾元臣疏

奏爲時艱亟藉元臣責重宜祛積習敬抒忠告仰乞聖裁事臣束髮登朝依光日月蒙恩考滿榮及所生頃者慎簡端良以臣備員輔導感激圖報矢竭愚誠竊効涓埃以當拜獻伏見我皇上敬天求治宵旰憂勞當茲國事艱難之時正藉元僚匡弼之益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亂得其人而抱公絕私則理不得其人而背公行私則亂首臣張至發者遭逢隆遇致位孤卿今復總輯羣司具瞻朝士臣以爲新猷方始治忽攸關其能回心易慮從善圖功改比周之積非謀公忠之實効臣之所厚幸也若復懷私徇庇固陋因循滋巧僞以爲工視忠貞爲罔益臣之所大恐也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首臣今日之鑒取之去輔溫體仁足矣體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練達朝章體仁性習險詖則當矢志光明立身公正體仁比暱宵人則當嚴杜諭訛之輩體仁護持悍黨則當力維忠孝之經專精神

以圖平治毋如體仁之泄沓偷容畫可否以決危疑毋如體仁之游移飾詐如此而聖恩庶可副衆望庶可塞也臣所憂者首臣積習未化故輒猶存臣讀其近日辨揭盛稱體仁之美一日孤執一日不欺夫體仁之當國也有唐世濟閔洪學蔡奕琛吳振纓胡鍾麟之徒參贊密謀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已何謂孤庇樞貳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狗鳳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皇上之決去體仁正爲其善欺耳家窩巨盜產遍蒼溪自詭曰清孽子招權匪人入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欺然則首臣真以爲孤執不欺乎夫使聊爲嘗試之言實作更新之計滌心飾行以收後効臣何敢議如其不然則必因私踵陋盡襲前人之所爲大臣公忠正眞之風何時復見海內干戈盜賊之患何日就平爲首臣者亦何以副聖恩而塞衆望耶臣念切憂時義存報主敢以愆前愆後之道首効箴規首臣而虛懷樂善者不訝臣言之過也臣區區愚誠惟皇上鑒察臣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辭職疏

奏爲報國有心趨朝無力蒙恩負罪抱病懷慙謹請處分以肅官方事臣

本庸虛材力淺短謬膺朝寵累陟清階恭遇皇上應錄御天大造區夏百僚卿士濟濟興朝黜陟小臣過蒙收採詔書下及迺忝今官扶服叩頭怔營戰灼伏念獎勸察臣於眾忌之會賜以保全碎首糜軀莫能裨報祇以微臣受生厓劣積疾纏綿重荷矜憐得寬休沐尙冀瘳損仰効馳驅不謂禍難殷流兇徒干紀痛深九服悲結萬方況在孤臣扣心飲血身雖在野官列近臣不能從難罪應萬死皇上儆於有位宜肅刑章天澤沛然顧加優擢夫今日盈廷發謀羣帥戮力疇功論德啟邑承家而一二老臣猶以大讐未復國步方艱用舍勿輕是非當定三事以降母啟殿陛之爭五等初開宜重河山之賞況如臣者文史末流其於國家無裨塵露豈可取紊朝典忝竊金章也哉臣宜歸罪有司陳誠闕下請免其見職退就處分而自國難驚心舊疴彌劇病疴兩月復加下痢清羸困弊幾不自支臣雖不才粗知大義當日冠變初聞九流失序若非皇上整齊萬品光啟中興則臣餘生已填溝壑今日軀命咸荷生成君恩未報豈敢言病無如夙嬰沉痾雜患屯遘縱欲扶抱登途少明盡瘁而狼狽不前歎息而止每思國事涕泗橫流以急裝累繭之誠抱偃息在牀之恨掛神慷慨宵旦彷徨臣獨

何人自隔興運先朝被遇愧納肝劓胆之忠新詔加恩失倍道兼行之赴伏惟聖斷先賜處分俾臣免於曠官安其素分仰祈覆載俯念蓋帷容臣在籍調理俟病痊之日泥首闕廷陳力謝罪庶幾犬馬之疾自放山林藜藿之忱長依日月稍堪鞭策終効涓埃感戀天恩無涯極矣臣不勝悚慄待命之至

乞假省親疏

奏爲驚聞母病懇乞天恩暫假省親事微臣起家寒素臣母朱氏辛勤俯仰心力焦枯自臣未第已成痼疾及遭際國恩獲沾祿養得至今日咸荷生成其如崦嵫暮齒細癰沉疴參朮難支遂成風緩支離牀褥轉側需人微臣少病疴羸憂親彌劇先朝矜覽寬加休沐母子二人相須爲命侍調藥餌頃刻難離此臣家門至情今在廷諸臣所共洞悉者也皇上中興御極微臣扶力趨朝恭逢覃慶新綸感戴皇恩極天隆地非臣頂踵所能報塞惟有勉修職事少答涓埃乃本月十六日接臣父手書言臣母久病之餘誤觸風寒飲食不進勢甚危急臣聞之心魂飛越涕泣憂思於二十日夜忽嘔血數升自恐顛蹙困踣曠官廢職公私兩愧負罪悚惶伏見皇上

深仁錫類孝治宏開敢不憑陳至情仰告君父願乞聖恩暫假數月俟臣母調理少痊微臣卽端趨受事天地隆施無涯極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伏惟敕旨

陞任請養疏

奏爲微臣蒙恩陞任抱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特準在籍調理事臣門寒人忤遭遇聖明累拔清階因忝今授誓心効職少答鴻私不謂母子同病情迫呼天負德曠官不勝惶悚微臣受生疴瘠善病虛羸往年給侍殿廷時憂隕越奉使中州在途忽聞臣母背疽危篤焦心灼骨晝夜兼程抵家之日幸而得救外證雖痊元神難復從此臣母不離伏枕而臣亦以憂勞兼至抱病困劣矣爲此投誠君父拜表陳情天地陶成著於南雍供職所冀講授之暇養身事親仰答生成迺臣母沈痾纏綿微臣復清羸憔悴幸蒙拔擢奉母東還義急王程心憂母恙以致夙疾再作百沴交侵春初嘔血數升精神耗消肌膚瘦削腰腳虛腫不成行立頭目昏眩輒致沉迷入夏以來寢增寢劇母子同患閭室驚危正爾徬徨再聞除目臣扶力叩頭感膺寵命自念叨竊踰涯非臣謫劣所能勝受因緣疾患仰負國恩皇上

錄舊與賢海內人才彈冠踴躍微臣心長力短實命不同稽以曠職宜從
官罰若以臣供事微勞特準在籍調理微臣母子二人悉蒙恩造庶幾餘
生不填溝壑留形天壤拜見闕廷生生世世感聖恩於無窮矣爲此謹遣
義男吳忠齋本奏聞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自陳不職疏

奏爲遵旨自陳不職恭候黜幽之典事臣繇辛未科進士歷陞今職仰荷
天恩准臣請假省母歸里以來感念生成誓圖報稱惟是母病未能卽痊
微臣積疴仍劇王程難赴方切屏營於本月初十日接讀邸抄吏部一本
爲特請鑒別事奉聖旨云云臣家居僻遠臥疾沉迷繕疏上聞已遲月日
心神戰灼益用悚惶切念臣志局凡近行能淺薄叨忝清班實踰素分每
弘止足輒荷推遷事先皇帝十有四年請急陳情累塵聽覽沿資隨牒內
愧夙心遭遇皇上中興優加齒召冀摠誠節扶力趨朝仰見聖明講學勤
政重道親儒微臣幸列從官亦思自効奈學以病疎志因力奪無能拜獻
上益高深重迫子情遽求休沐臣之庸劣從可見矣方今國事艱難至尊
旰食一時宣力諸臣竭蹶馳驅共襄時急微臣職司清切地實優閒縱有

供事微勞尙應捫心慙汗況其烏私孔亟樗質疴頽疾患纏綿精神越渫
自揣疲曳難任衣冠金華侍從愧往昔之陳謨玉署含毫負兩朝之史職
又何以追陪禁近之班坐貽維鵜之刺伏乞皇上俯鑒微忱語非矯飾勅
下該部將臣罷黜以儆有位庶幾微臣退安愚分免戾曠官高天厚地感
聖恩於無窮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揭

辭薦揭

揭爲感恩揣分瀝陳病苦以祈矜鑒事伏惟用人而拔幽滯者君父之恩
量力而受爵祿者臣子之分偉業以草莽孤微江湖廢棄仰荷 聖朝高
厚覆載生成力田以供公稅鼓腹而歌太平者十年於茲矣 恩詔舉地
方人材督臺馬老公祖過加採擇以偉業姓名入告旋奉部覆行督撫按
各臺老公祖確查鄉評品行學問實蹟偉業行能庸陋學問迂疎無當於
用所不必言而素嬰痼疾萬難服官苟不先事啟陳則私門疾苦何繇上
達爲此輒敢具聞偉業稟受疴羸素有咯血之證每一發舉嘔輒數升藥
餌支持僅延殘喘不意今春舊疾大作竟成虛損胷膈脹滿腰腳虛寒自

膝以下支離孿蹙老父病母年過七旬衰殘風燭相依爲命日夜涕泣廣求醫卜豈知沉痾已甚療治無功奄奄一息飲食短少待盡牀褥不能行立夫居官盡職必須精力強濟豈有患苦如此尙堪驅策偉業自辛未通籍後在京止有四載臥病廼踰十年其清羸困劣當塗諸老見聞共悉方值聖治維新凡有心知咸思報稱偉業自甘沉痾斷非人情而眞病眞苦實實如此及今若不早言異日不能供職仰負朝廷爲官擇人之德意有虛各臺以人事主之盛心此偉業之所大懼也伏祈祖臺將病苦實情開列到部庶幾於共聞共見甯嚴母濫之部覆功令允符而偉業貪觀聖化調理餘生仰誦九重之深仁拜感祖臺之至愛生生世世啣結於無窮矣謹揭

與子暲疏

吾少多疾病兩親護惜十五六不知門外事應童子試四舉而後入穀不意年踰二十遂擢大魁福過其分實切悚慄時有攻宜輿座主借吾爲射的者故榜下卽多危疑賴烈皇帝保全給假歸娶先室郁氏三年入朝值烏程當國吾與楊伯祥諸君子正直激昂不入其黨烏程去武陵繼之蘄

水又與吾不合種種受其摧挫先是吳下有陸文聲張漢儒之事吾以復社黨魁又代爲營救世所指目淄川傅烏程衣鉢吾首疏攻之又因召對與濟甯楊鳬岫謀擊大姦史堃堃逮而陰毒遂中於吾吾去而封王豫中堃謀以成御史寶慈勇參武陵事主使坐吾賴堃死而後免既陞南中少司成甫三日而黃石齋予杖信至吾遣涂監生入都具橐餽涂上書觸聖怒嚴旨責問主使吾知其必及既與者七人而吾得免於是陞宮允宮諭吾絕意仕進而天下亂矣南中立君吾入朝兩月固請病而歸改革後吾閉門不通人物然虛名在人每東南有一獄長慮收者在門及詩禍史禍憐憐莫保十年危疑稍定謂可養親終身不意薦剡牽連逼迫萬狀老親懼禍流涕催裝同事者有借吾爲剡矢吾遂落轂中不能白衣而返矣先是吾臨行時以怫鬱大病入京師而又病蒙世祖皇帝撫慰備至吾以繼伯母之喪出都主上親賜丸藥今二十年來得安林泉者皆本朝之賜惟是吾以草茅諸生蒙先朝巍科拔擢世運旣更分宜不仕而牽戀骨肉遂巡失身此吾萬古慚愧無面目以見烈皇帝及伯祥諸君子而爲後世儒者所笑也吾歸里得見高堂可爲無憾既奉先太夫人之諱而奏

銷事起奏銷適吾素願獨以在籍部提牽累幾至破家既免而又有海甯之獄吾之幸而脫者幾微耳無何陸鑾告訐吾之家門骨肉當至糜爛幸天子神聖燭奸反坐而諸君子營救之力亦多此吾祖宗之大幸而亦東南之大幸也吾五十無子已立三房姪爲嗣五十三生子而後令歸宗吾生平無長物惟經營資園約費萬金今三子頗有頭角若能效陳鄭累世同居之義吾死且瞑目倘因門戶不一松菊荒涼則便爲大不孝諸父尊親以此責之誓諸皎日可也吾於孝道不能克盡葬事又未完深負罪愆惟是待兩弟休戚一體及竭力以爲朋友費盡苦心三弟尤宜以吾事爲己事執友則托諸端士子俾可也吾於言動尺寸不敢有所踰越具在鄉黨間見吾詩文外尙有流寇紀略一部爲無錫常熟友人借去其半婁中尙有抄本須收葺完全及氏族地理二志以付三子此事周元恭主之吾同事諸君多不免而吾獨優游晚節人皆以爲後福而不知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今心力俱枯一至於此職是故也歲月日更兒子又小恐無人識吾前事者故書其大畧明吾爲天下大苦人俾諸兒知之而已辛亥冬十一月二十八日書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七終

梅村家藏彙卷五十八

詩話

詩話

梅村詩話

宋致字文玉別字九青萊陽人年十九登乙丑進士繇吏給事中陞太常進戶侍以枚卜遇譴歸城陷不屈死其父尙寶卿繼登夢李北地生其家而得致少而穎異爲詩學少陵愛蒼渾而斥婉麗然不無踏駁當其合處不減古人日課五言詩一首爲亞卿將大用年尙未四十集竟散佚不傳嘗與余同使楚楚嘉魚熊魚山竟陵鄭澹石俱九青同年到武昌相訪鄭詩亦清逸其贈什日剖斗折衡爲文章天下婁東與萊陽謂吾兩人也九青登黃鶴樓過小孤皆有作今失記惟憶其按中言懷中一聯云朋友誰無生死問朝廷今作是非看時上方切治苞苴而金吾微卒乘之反行其奸利貪吏放手無罰而寸隲尺緣輒加逮治九青之語蓋實錄也過南中有云草迷三國樹水改六朝山九青曰天下之山未有不繇水改者其用意精刻如此

陳子龍字臥子雲間華亭人繇丁丑進士考選兵給事中殉節死友人宋轅文收其遺藁今並存臥子負曠世逸才年二十與臨川艾千子論文不合面斥之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好推崇右丞後又模擬太白而於少陵微有異同要亦個強語非繇中也初與夏考功瑗公周文學勒卣徐孝廉閻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詩故雁行號陳李詩繼得轅文又號三子詩然皆不及當是時幾社名聞天下臥子眼光奕奕意氣籠罩千人見者無不辟易登臨贈答淋漓慷慨雖百世後猶想見其人也嘗與余宿京邸夜半謂余曰卿詩絕似李頎又誦余雒陽行一篇謂爲合作余曰卿詩固佳何首爲第一臥子曰苑內起山名萬歲閣中新戲號千秋此余中聯得意語也祠官流涕松風路回首長陵出塞年又李氏功名猶帶礪斷垣落日海雲黃此余結法可誦者也余贊歎久之晚歲與夏考功相期死國事考功先赴水死臥子爲書報考功於地下誓必相從文絕可觀而李舒章仕而北歸讀臥子王明君篇曰明妃慷慨自請行一代紅顏一擲輕則感慨流涕舒章久次諸生不遇流離世故飽勉一官反葬請急遇臥子於九峯山中期滿北發未渡江而臥子及禍舒章鬱

鬱道死雲間有爲詩唁之者曰蘇李交情在五言未嘗不寄慨於此兩人也

楊廷麟字伯祥別字機部臨江人爲文排宕峭刻在韓蘇間書法出入兩晉倣索靖體詩則好用奇思棘句不甚合律然秀異聳拔往往出人機部偕臥子同出吾師姜新建之門以文章氣節相砥礪既遇黃石齋先生於京邸一見道合負直節好強諫上書論閣部楊嗣昌失事罪得旨改兵部贊畫叅督師盧象昇軍事余贈之詩曰諸將自承中尉令孤臣誰給羽林兵蓋實事也盧與閣部議軍事不合遇機部相得甚已而中外異心兵勢日蹙盧自謂必死願叅軍書生徒共死無益乃以計檄之去機部不知也機部到孫侍郎傳庭軍前六日而盧公於賈莊殉難乃求得其尸抱之痛哭盧公之死有馬士抱之傷不深機部詩曰死君旁者一掌牧通首俱妙而惜佚落不全又憶其渾河詩中聯曰春至軍中草木冤亦奇句機部自盧公死後其策益不用無聊生會詔詰督師死狀賈莊前數日督師誓必戰顧孤軍無援聞太監高起潛兵在近則大喜於眞定野廟中倚土銚作書約之合軍高竟拔營夜遯督師用無援故敗機部受詔直以實對慈谿

馮鄴仙得其書謂余曰此疏入機部死矣爲定數語機部聞之則大恨先是嗣昌遣部役張姓者偵賈莊而其人談盧公死狀流涕動色嗣昌榜笞之楚毒倍至口無改辭曰死則死耳盧老爺忠臣吾僑小人敢欺天乎遂以考死於是機部貽書馮與余曰高監一段竟爲刪却後世謂伯祥不及一部役耶然機部竟以此得免余之詩又有曰憂深平勃軍南北疏訟甘陳誼死生亦實事也已而機部過宜興訪盧公子孫再放舟棗中與天如師及余會飲十日嘉定程孟陽爲畫髯參軍圖錢牧齋作短歌余得臨江參軍一章凡數十韻以文多忌不全錄其畧曰臨江髯參軍負性何貞栗上書請賜對高語爭得失左右爲流汗天子知質直公卿有闕遺廣坐憂指摘鷹隼伏指爪其氣常突兀同舍展歡譁失語輒面詰萬仞削蒼崖飛鳥不得立余與交十年弱節資扶植忠孝固平生吾徒在眞實去年東師來饑飽恣馳突桓桓盧尙書提兵戰疾力將相有緘介中外爲危慄君拜極言疏夜半片紙出贊畫尙書郎遷官得左秩天子欲用人何必歷顯職受詞長安門走馬桑乾側但見塵滅沒不知風慘慄四野多豺狼十日無消息蒼頭軍中來整暇見紙墨唯說尙書賢與語材挺特次見諸大帥驕

懦固無匹逗撓失事機倏忽不相及變計趨之去直云戰不得成敗不可知死生余所執余時讀其書對案不能食賈莊敗問至南望爲於邑忽得眞定書慰藉告親識云與孫侍郎會師有月日顧恨不同死痛憤填膺臆先是在軍中我師已孔亟剽畧斬亂兵掩面對之泣我法爲三軍汝實饑寒極諸營勢潰亡羣公意敦逼公獨顧而笑我死則塞責老母隔山川無繇寄悽惻作書與兒子勿復收吾骨得歸或相見且復慰家室別我顧無言但云到順德倚角竟無人親軍惟數百是夜所乘馬嘶鳴氣蕭瑟椎鼓鼓聲衰拔刀刀芒澀公知爲我故悲歌壯心溢當爲諸將軍揮戈誓深入日暮箭鏃盡左右刀鋌集帳下勸之走叱謂吾死國官能制萬里年不及四十詔下詰死狀疏成紙爲濕引義太激昂見者憂譏疾公既先我亡投迹復奚恤大節苟弗明後世謂吾筆此意通鬼神至尊從薄謫生還就耕釣志願自此畢匡廬何截嶽大江流不測君看磊落士艱難到蓬華猶見參軍船再訪征東宅風雨懷友生江山爲社稷生死無愧辭大義照顏色余與機部相知最深於其爲參軍周旋最久故於詩最眞論其事最當卽謂之詩史可勿愧機部後守贛州從城上投濠死集竟散佚不傳

龔鼎孳字孝升廬州合肥人甲戌進士授蘄水知縣丙子余與九青使楚而孝升分一經最得士相知爲深後考選給事中入清爲僕少中間流離患難幾不免庚寅秋於臨清舟中報余書曰庾樓之別垂十五年壬午以前猶得時通音驛運移癸甲大棟漸傾妄以狂愚奮身刀俎甫離獄戶頓見滄桑續命蛟宮偷延眎息墮坑落塹爲世慙人先生方霞引碧山之巔鴻舉青雲之外西薇東菊萬仞難躋自顧平生曾邀盼飾相期何等差跌至今所以伏處蓬蒿欲有陳而未敢也停舫金閭竊幸龍門在望展晤有期而先生既抱騎省之傷賤子亦迫王猷之棹何圖咫尺復成參商惟從同人處見先生尺幅寸幀片言隻字寶若明珠大貝火齊木難攬持芳華以當瞻侍耳客秋至白門拜發良書欣聞警咳歷然頑懦復起爲人感念疇曩泣焉兩泣自傷失路尙爲知己所收憐使得齒於舊遊之末中間情文溫綉慰諭綢繆金錯玉盤美人之遺我厚矣伏蒙不棄鄙陋垂問雕蟲先生留思文章超絕前軌馬班屈宋蔚有兼長燭火至微何敢妄希扶桑之耀且身旣敗矣焉用文之顧萬事瓦裂空言一綫猶冀後世原心宣鬱遣愁亦惟斯道往在燕邸與秋嶽舒章諸子各有抒寫篇軸遂繁近年

以來蓬轉江湖仲宣登臨襟情難忍嗣宗懷抱歌哭無端未極斐然不無驅染然前則魂魄初召瑟旣苦而難調繼廼離索寡羣刀雖操而未善亟思大雅提振小巫九合葵丘舍公誰屬方當悉索敝賦奉鞭弭於中原不敢煩苞茅之討也此行粗了殘局卽歸臥松筠與會適來扁舟相就極論千古殫精百氏備孔門之游夏稱鄴下之應徐庶幾餘生不同草木先生著作雷霆天壤氣象名山其亦肯示雌霓覽於王筠授論衡於中郎否耶此書至余發之於相知讀者無不以爲徐庾復出也幸升於詩最秀穎高麗聲調道綯有義山之風余嘗憶其潤州一首中聯曰亂後江聲猶北固坐中人影半南冠激昂慷慨猶是此書大意可爲三歎

女道士卞玉京字雲裝白門人也善畫蘭能書好作小詩曾題扇送余兄志衍入蜀一絕云翦燭巴山別思遙送君蘭楫渡江皋願將一幅瀟湘種寄與春風問薛濤後往南中七年不得消息忽過尙湖寓一友家不出余在牧齋宗伯座談及故人牧齋云力能致之卽呼輿往迎續報至矣已而登樓托以妝點始見久之云店疾驟發請以異日訪余山莊余詩云緣知薄倖逢應恨恰便多情喚却羞此當日情景實語也又過三月爲辛卯初

春乃得扁舟見訪共載橫塘始將前四詩書以贈之而牧齋讀余詩有感亦成四律其序曰余觀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以謂音調清婉雖極其濃麗皆托於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指若韓致光遭唐末造流離閩越縱浪香奩蓋亦起興比物申寫托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沈湎流連之云也頃讀梅村豔體詩聲律研秀風懷惻愴於歌禾賦麥之時爲題柳着桃之作彷徨吟賞竊有義山致光之遺感焉雨牕無俚援筆屬和秋蛩寒蟬吟噪啁啾豈堪與間關上下之音希風說響乎河上之歌聽者將同病相憐抑或以同牀各夢而輟爾一笑也詩絕佳以其談故朝事與玉京不甚切故不錄末簡又云小序引楊眉庵論義山臣不忘君語使騷人詞客見之不免有冤園學究之誚然他日黃閣易名都堂集議有彈駁文正二字出余此言爲證明可以杜後生三尺之喙亦省得梅老自下註腳其言如此玉京明慧絕倫書法逼真黃庭琴亦妙得指法余有聽女道士彈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風填詞皆爲玉京作未盡如牧齋所引楊孟載語也此老殆借余解嘲

湯燕生字玄翼姑孰人赭山懷古二首云赤鑄山頭鳥不飛上皇曾此易

青衣無多侍從爭投甲有限生靈但掩扉五國城西邊月苦景陽樓下暮鐘微傷心莫唱淋鈴曲未得生從蜀道歸淚逐天風向北揮山僧指點舊重圍翠華東駐泉偏咽代馬南來草不肥野老久知今日事先臣猶護昔年非延秋門外王孫盡司馬元戎自錦衣二詩於乙酉五月事極切哀婉悽節使人不忍讀武塘夏雪子極稱之

周鍾字介生以陷賊汚僞命自投南歸南中誣其賀賊表有堯舜湯武等語論斬西市其實乃張嶙然陝西賀表語非鍾筆也嶙然庚辰進士以西安知府降賊會以語人曰偶爲此語不意爲政府皇上所見賞又自請清官手棄太廟神主於外其死也叩頭流血口稱皇上臣該萬死蓋爲天所誅云鍾以文章負海內重名不死殉節死固其罪獨爲黨人所殺誣以大逆則冤甚矣雲間李雯親見其事會爲詩哭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繇恨君不及鄭虔州劇秦新論誰會草月旦家評總世譽鍾兄曰鑣字仲馭亦負重名相忌積不能平聞此言卽仲馭文致竟以他獄與鍾同死家評蓋指此也

楊機部殉節後云已無子康小范孝廉來吳門攜機部在贛州詩十餘首

并言其子尙在小范與機部同事兵敗被縛下獄瀕死而免吳門葉聖野
贈之詩曰盧謐流落劉公死回首章門一惘然亦俠烈士也余後訪機部
子知在甯都山中甯都有彭同者爲機部門人以諸生特授職方郎監總
兵順慶軍順慶之復甯都也在金王舉事時機部已前死矣已丑正月南
顧總兵胡有陞破甯都職方曰吾以書生受思文不次之遇不可以不死
與其妻皆自縊甯都被兵大掠機部之子亦在掠中職方之弟曰彭士望
者亦機部門人訪知之以三百金贖得并求得其母子置一處此兩彭君
者可謂不負機部者也機部詩寄李尙書云朝聞驛使向江樓虎鯨魚文
耀列侯戎服畫綃南浦雨漢家雲護北陵秋崆峒山下看雙節天柱灘頭
領八州今日傳呼新僕射臨淮依舊擁貂裘過惶恐灘云空山夕照深江
樹明月灘聲下石城愁盡關河極北望如今虎豹正縱橫鶴猿自在灘邊
宿江漢飄零夢後還遂使南州爲異域知君何處塞函關丙戌元日云黃
華嶺外瑞雲齊白鷺洲前戰馬嘶五道將軍臨直北三江父老望征西春
風斗帳降銅馬細雨戈船鬪水犀此日建昌二字應拜舞近臣還解賦鳬
鷺又一首朝元帳下領高班稽首春風動百蠻九葉雲雷開萬國一時江

漢擁三山宮中勝帖盤龍出杖裏勞樽藉草願從此鎬京傳盛事年年虎
豹渡天關丙戌九日云河西獵火照高樓五嶺風光異昔遊木葉看雲寒
戊晚菊花宜雨漢宮秋山城野幔開三市江表輕裘署九州旦晚功成莫
釀熟憑君一笑舊田疇又次首上記其中聯云將軍諾嘯多文吏羣盜縱
橫半舊臣機部詩學素拘折此竟高渾深麗軍中從容慷慨戎服賦詩具
見整暇七年不見其學問之進益如此

圓鑑靈隱僧故練川大家子也父兄死國事其哭江東詩曰平原曲罷人
何在越絕書成事已非人多稱之已而被收亡命爲僧在揚州有過天甯
寺見放馬歌最悲壯詩云法窟聊藏獅子花空王爲指金鞭影神駿惟應
支遁看舊恩不願孫陽願垂頭肯向朔風嘶烙印猶存漢家字寄兄研德
云歸期此夜長難曉別夢如秋遠更清竟以疾歿於靈隱友人周子似舊
與遊過其地爲詩弔之曰袁尹全家赴汨羅九閭夢夢訴如何只今靈隱
猿三叫似聽天甯放馬歌又曰寺樓遙掛海門潮鷺嶺龍宮夜寂寥精衛
不知何處去冷泉亭下獨吹簫

黃媛介字皆令嘉興人儒家女也能詩善畫其夫楊興公聘後貧不能娶

流落吳門媛介詩名日高有以千金聘爲名人妾者其兄堅持不肯余詩
日不知世有杜樊川指其事也媛介後客於牧齋柳夫人絳雲樓中樓燬
於火牧齋亦牢落嘗爲媛介詩序有今昔之感吳巖子偕其女卞玄文皆
有詩名媛介相得甚媛介和余詩曰月移明鏡照新妝閨閣清吟已雁行
花裏雙雙巢翡翠池中六六列鴛鴦黃梁熟去遲僊夢白雪傳來促和章
一自蓬飛求避地詩成何處寄蕭娘罷吟紈扇禮金僊欲洗塵根返自然
風掃桃花餘白石波呈荷葉露青錢山中自獲燒丹井世上誰耕種玉田
磊磊明珠天外落獨吟遙對月平川石移山去草堂虛謾理琴尊茸故居
閒教癡兒頻護竹驚聞長者獨迴車牽蘿補屋思偏逸織錦成文意自如
獨怪幽懷人不識目空禹穴舊藏書往來何處是僊壇飄忽迴風降紫鸞
句落錦雲驚韻險思縈彩筆惜才難飛花滿徑春情淡新水平隄夜雨寒
憶昔金閨曾比調莫愁城外小江干此詩出後屬和者衆妝點閨閣過於
綺靡黃觀只獨爲詩非之以爲媛介德勝於貌有阿承醜女之名何得言
過其實此言最爲雅正云

林佳璣字衡者莆田人少遊黃忠烈之門以壬辰二月來婁東所著詩文

詞數十卷詩蒼深秀渾古文雅健有法其行也余贈以詩有五月關山樹
影圓送君吹笛柳陰船之句已而道阻再遊吾州則秋深木落鄉關烽火
南望思親旅懷感咤有聽鐘鳴悲落葉之風焉其客中言懷四首曰南方
方震蕩 久堪悲海內親朋少兵間道路遲無衣霜落後不寐月明時

孰伴城頭析烏啼向北枝音書能不寄萬嶺鳥空回壁壘連三楚乾坤動
七哀高秋聊看菊夜月自空臺淚眼涓涓甚憑誰辨劫灰干戈傳更甚多
病在長途幾月來霜雪家鄉問有無雲孤滄海碓身傍夕陽烏含愧看秋
色蒼鷹得壯圖幾次逢親故途窮不敢言關梁拚一醉鳥雀總千村樹立
清商色江消野岸痕二毛潘岳見貧病媿私恩殺氣何時盡閩方亂不停
荔支愁萬騎牛女怨雙星露白隨風柳猿啼滿石屏身經兵火慣長醉不
須醒衡者詩文極多以閩南不辨四聲多拘體此四首駿駁江南風致矣
蒼雪師雲南人與維揚汰如師生同年月日相去萬里而法門兄弟氣誼
最得蒼往中峯汰住華山人以比無著天親焉汰公早世其徒道開能詩
兼書畫後亦卒而蒼公年老有肺疾然好談詩以壬辰臘月過草堂謂余
曰今世狐禪盛行一大藏教將墜於地矣且無論義學卽求一詩人不可

復得廼幸與子遇我襍被來不曾攜詩卷當爲子誦之是夜風雨大作師語音僉重撼動四壁疾動喉間咯咯有聲已呼茶復話不爲倦漏下三鼓得數十篇視階下雨深二尺矣當其得意軒眉抵掌慷慨擊案自謂生平於此證入不二法門禪機詩學總一參悟其詩之蒼深清老沉著痛快當爲詩中第一不徒僧中第一也余憶其贈方密之中聯曰山中久不見神駿世上人多好畫龍贈陳百史五六聯句曰霜氣一湖飛遠夢月明今夜宿孤峯朝來無限塵中事回首西山路幾重金山詩中兩聯曰古今僧住老日夜水朝東塔影中流火帆來四面風清涼臺懷古曰薰風不見吹人醉春雪無聲到地消焚筆詩曰土冢不封毛盡禿鐵門斷限字原無欲來風雨千章掃望去蒼茫一管枯皆絕唱也師和余西田賞菊詩有獨擅秋容晚節全全字落韻和者甚多無出師上者其金陵懷古四首最爲時所傳師雖方外於興亡之際感慨泣下每見之詩歌嘗自詠云剪尺杖頭挑寶誌山河掌上見圖澄休將白帽街頭賣道術終爲未了僧益以見其志云

瞿式耜字稼軒常熟人縣進士爲兵給事中好直諫爲權相所訐與其師

錢宗伯同罷歸築室於虞山之下曰東臯極遊觀之勝酷嗜石田翁畫購得數百卷爲耕石軒藏之未幾里中兒飛文誣染偕宗伯逮就獄余時在京師所謂東臯草堂歌者贈稼軒於請室也後數年余再至東臯則稼軒唱義粵西其子伯升門戶是懼故山別墅皆荒蕪斥賣無復向日之觀余爲作後東臯草堂歌蓋傷之也又二年知稼軒以相國留守桂林城陷不屈與張別山俱死別山者江陵人故相文忠公曾孫諱同敞爲督師司馬稼軒臨難遺表曰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開國公趙印選移營先去衛國公胡一青甯遠伯王永祚綏甯伯蒲縵武陵侯楊國棟甯武伯馬養麟盡室而行惟督臣張同敞從江東泗水過江相期共死其赴義則閏十一月之十七日也累囚一月兩人從容唱和稼軒得詩八首曰二祖江山人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又曰願作須臾階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其末章曰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千年彈指到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憑魔力何事俘囚學楚囚了却人間生死業黃冠莫擬故鄉遊別山和章有曰稜稜瘦骨不成眠祖德君恩四十年腰膝尚存堪作鬼死生有數肯呼天又曰白刃臨頭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又曰亡家骨

肉多冤鬼多難師生共哭聲又曰此地骨原堪朽腐他年魂不待招尋二
公死有舊給事中後出家號性因者收其骨義士楊碩父藏其藁稼軒孫
昌文間闕歸以其詩與表刻之吳中爲浩氣吟云別山死事最烈其未死
也受考掠兩臂俱折目睛出語不爲撓稼軒有初六日紀事一詩曰文山
當日猶長揖堪笑狂生禮太踈別山和曰臂先頭斷生堪賤身爲城亡計
豈踈衙木焉知舌在否傷睛自笑眼多餘此其被刑時事也稼軒以義命
自處從容整暇詩曰死豈求名地吾當立命觀又自艾曰七尺不隨城共
殉羞顏何以見中湘蓋指何公騰蛟以殉難封中湘王也若兩公者眞可
謂殺身成仁者矣錢宗伯爲詩哭之得百二十韻其敘浩氣吟文詞伉烈
絕可傳稼軒在囚中亦有頻夢牧師之作蓋其師弟氣誼出入患難數十
餘年雖末路頓殊而初心不異其見於詩文者如此余亦爲詩哭稼軒曰
萬里從王擁節旄通侯青史姓名高禁垣遺直看封事絕徼孤忠誓佩刀
元祐黨碑藏北寺辟疆山墅記東皋歸來耕石堂前夢書畫平生結聚勞
其言通侯者蓋稼軒用翼戴功以留守大學士封臨桂伯也

梅村家藏藁卷第五十八終

第 35647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バ

図書館

7



SS 11 E 3.4	
	大英
	大英
	大英

